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碩 士 論 文

壓抑、解脫與認同—以鄭清文五篇短篇小說的敘事分析為例

From Suppression, extrication to Identification—Take Qing Weng,  
Cheng's five short stories analysis as the example.



指導教授：丁興祥

研究生：張簡士暄 撰

中 華 民 國 99 年 7 月

## 摘要

現今以「文本」作為研究、分析的題材已相當普遍，它們試圖從不同的理論觀點出發和切入，無論是從社會、歷史、文化、人類、心理學等不同視野皆已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當中特別是用心理學的角度、概念來分析、探討文本更可以直接來說明故事人物與情境間互動的心理歷程和因應模式進而去投射小說創作年代背景下，社會所呈現的特殊心理現象與性格。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九零年代當文化（本土）心理學崛起時，有越來越多心理學者開始關注自身的生活經驗與所生長的土地，丁興祥、宋文里、余德慧等國內知名心理學者開始運用社會、文化脈絡來研究人心理的現象，也間接使國內心理學研究更趨多樣化。

本文以臺灣重要鄉土文學作家鄭清文的短篇小說為研究題材，儘管在本文鎖定的上百篇小說中各自有不一樣的主題與涵義，但在反覆閱讀之中不難發現卑微的人物角色皆在困頓環境中尋找、追求解放的歷程，而主要的目的是透過以心理學的觀點、概念分析台灣文學小說來更關注台灣當代的社會。

本文是以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的敘事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 作為研究的方法，而主要的分析概念是來自於精神分析理論，分析的過程分三個層次，在第一層分析裡，藉由精神分析中所提到的防衛機轉、死和生的本能、精神動能 (psycho-dynamic)、人格結構四項概念為基礎，透過上下文、小說人物的對話、和整體故事氣氛來看其人物的心理現象；第二層次的分析中同樣是以敘事分析為背景的美國心理學家 Gergen 的敘事形式 (Narrative Form) 試圖從整體故事找到故事的主調 (tone)，並觀察人物主角是否達成目標；第三層次分析本文試圖找到故事中的關鍵性故事發生事件並與當代社會背景作連結來間接說明、隱射與解釋社會現象。

在閱讀上百篇作品所歸納出五篇具有相同的時代背景，顯著的心理衝突現象的小說：〈雞〉、〈我的「傑作」〉、〈水上組曲〉、〈秘密〉、〈皇帝魚的二次災厄〉之後，這五篇所要傳達的共同主題是小說人物所呈現「壓抑」的心理狀態，並在討論部份經由 Erikson 核心理論－認同 (Identity) 來進一步做延伸探討與解釋個體在壓抑心理的困頓中如何尋找自己的定位與在自我認同過程中是否扮演、調適好自己的角色，並朝著自己認為理想的路途、目標前進。

**關鍵詞：**鄭清文、敘事分析、防衛機轉、文本分析、自我認同

## Abstract

「Story Analysis」 is considered a universal research theme in today's academic circle, they try to us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such as Sociology, Psychology, Hist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so on to discuss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coming from the "text", it's interesting to discover and find out how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y, coping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impulse deal with the environment inside the stor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y.

The research theme is the short story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genous short story novel writer Qing-wen Zheng in Taiwan,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meanings, metaphors, and issues when reading his novels, but one thing it needs to consider inside the story is the process of inferior characters that the author trying to describe are always struggling and eager to extricate out of the adversiti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us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s and method to explain and analysis people's psychological impulse and its cultural society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explanations and metaphors in these short stories.

The method that this research use is the 「Narrative Analysis」 directed by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and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analysis is Psycho-analysis Theory.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the analysis, the first level is to discover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impulse through dialogues, word's context, and the whole atmosphere in the story; secondly i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tone of the story and the character's goal state according to the story; thirdly is trying to explain and discuss the metaphors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society of Taiwan under Sigmund Freud's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Erikson's Theory of Identity Crisis.

The research selected five short stories to explain conducts of human and its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e common subject that these stories trying to express is the 「Suppression」 that story characters have, and in th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is trying to discuss 「Suppression-Identity-Extrication」 coming out from the roles in stories – that is how these characters figure out their identity, autonomous, and get rid of all difficulties under their aversive environments.

**Keywords:** Qing-wen Zheng, Narrative Analysis, Defense Mechanisms, Story Analysis, Self-identity.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一節 佛洛伊德在 1926 年的手稿.....	9
第二節 Erik H. Erikson 在青年路德身上看見的認同危機.....	15
第三節 運用精神分析來進行文本分析的案例.....	18
第四節 運用敘事分析研究個案的相關文獻.....	2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4
第一節 研究取向：敘事分析.....	24
第二節 How to Analysis?.....	28
第四章 研究結果.....	30
故事一 水上組曲.....	30
故事二 我的「傑作」.....	44
故事三 雞.....	56
故事四 秘密.....	71
故事五 皇帝魚的二次災厄.....	84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95
第一節 壓抑與解脫.....	95
第二節 文化生活投射於小說.....	100
第三節 契合性.....	103
第四節 研究限制、建議.....	104
第五節 有效性(評鑑指標).....	106
第六章 參考文獻.....	109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大學時期就讀的是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雖然不是剛開始的興趣嚮往所在，但漸進性的很高興可以有這一個機會多去了解屬於台灣特有的文化、文學和語言。自國民政府遷台已有近六十年的時間，這當中尤其從八零年代起，所謂「台灣本土的精神性」也日益發展、茁壯並受到關注，根據自身經驗的觀察、生活的際遇和周遭環境生命的經歷，儘管「它」持續著在成長，但彷彿與人民隔著一道牆般始終無法融入大家的生活之中，看不見人民與這塊土地情感方面的連結以及作為一位公民對於國家應堅持、追求的熱情理想與義務，隨著都市、商業化的過度發展，造成許多人價值觀（商業、金錢取向）概念的變動，以至造成新一代的台灣人對於自己生長的环境一知半解、甚至漠不關心，實感遺憾。由於大學時期有接受過心理學相關的訓練，靈機一動，或許可以把原本屬於台灣文化的材料與心理學做一次的契合，彰顯應用和本土心理學的特色，依照本文的主觀觀察，文學是深入了解台灣文化現象最直接的一條管道，除了台灣語文相關科系或其研究所致力研究的一項重點之外，一般情況而言，那充滿濃厚殖民、悲觀性色彩的台灣文學是較少被分析和觸碰的議題。目前市面或者在學術研究方面所流通的文本心理分析幾乎是外國文學或非文學

類居多，合理的推測，真正以台灣文學的文本作為題材，採用心理學（psychology）相關領域和概念作為研究方法是較少的，我希望藉由精神分析的角度和概念，開始研究、關心屬於台灣的材料，使其可以產生更多「台灣文化」自己所持有的東西，更豐富文化的內涵和其多元性，藉由心理學概念的切入，來更深入了解台灣文學還未被發掘或投射的社會議題。

提到台灣的前衛性本土作家，楊逵、鍾肇政、李昂等皆是扮演著台灣文學的幕後推手，但談到內容而言，鮮少有像鄭清文小說持有「冰山<sup>1</sup>」的創作風格，曖昧與樸素的自然寫實筆法是可以運用心理學理論的最佳途徑與切入點。鄭清文，作為一個台灣文學作家自五零年代末期（1958）發表〈寂寞的心〉第一篇小說以來，就默默的在台灣文學界耕耘著，他以敏銳、積極、熱衷的觀察力，催生出眾多具有批判性的社會寫實小說，由於成長背景經驗豐富，在他小說裡形形色色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及悲慘命運，不難看出作者就是針對他身處的年代作出最直接的呈現與批判，更重要的是透過小說保留了台灣過去許許多多的社會面貌。

---

<sup>1</sup>美國名文學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1932年在他的著作〈午後死亡〉所提出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大致的內容是文學家曖昧模糊的寫作技巧，留給讀者無限想像空間的思考、猜測和探討，就好像一座冰山，只有九分之一露出水面一般，高深莫測。

論鄭清文先生的作品，「含蓄、樸實」(林瑞明、頁9)(受到俄國文學泰斗契科夫文學風格的影響)是主要創作的風格，至今從銀行退休之後仍持續從事小說寫作，由於不斷創作，加上筆法真誠，無論短篇、中篇、長篇、兒童文學或者是翻譯文學皆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和討論，他們也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和理論觀點，例如：社會、歷史、文化等來詮釋、分析和研究鄭清文先生的作品。除了含蓄樸實之外，也頗有美國文學作家海明威的創作風格—「冰山」的色彩和味道，那看似簡單的文字敘述，背後卻藏有許多豐富、不為人知的意涵和所指，充滿著曖昧與想像空間，而本文所進行鄭清文短篇小說人物研究的主要動機，便是針對此現象，作更深入的詮釋和分析。

以佛洛伊德精神分析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概念與 Erikson 認同危機切入，為的是呼應其作品「冰山」的特色，而這也是深入研究鄭清文小說內容的一個面向。在反覆閱讀鄭清文作品時，可以發現小說人物面對外在環境自我形成 (ego formation) 產生的焦慮之後所引發一系列包含心理防衛機轉 (defense mechanism) 的心理衝突狀態與找尋人生方向面臨的認同危機處境，進而概略性的歸納出鄭清文小說人物身處困境中努力尋找解脫的歷程，而這正是人類通往自由、理想境界路途中，在外在環境屢屢阻擋的困境下，先天上擁有心理機轉來

做因應生存的本能 (instinct)，選擇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與 Erikson 認同危機作為分析文本的核心概念為的是要貼近小說人物的心理衝突現象，以符合質性研究中以研究對象（此處指文本）為主，理論工具為輔的重要精神。儘管小說帶有作者濃厚的創作主觀意識，但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透過對作品人物的分析，必能間接觀察到作者個人的思維及對當代文化社會的關心，以便了解作者、小說人物、及環境在當代社會中如何相互影響和交互作用。我藉由分析鄭清文短篇小說裡人物的行為模式，試圖去回答鄭清文小說人物解脫的歷程，冀望對「冰山」下的鄭氏創作風格，作更進一步的確認與補充。

從日治時期賴和開啟台灣新文學先例至今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與響應，後續如呂赫若、鐘肇政、鄭清文、李昂等皆默默的為台灣本土文學作出最大的貢獻，至於在眾多台灣文學作家中選擇鄭清文作品為題材有一個基本理由便是小說獨有的「冰山」風格，人物心理變化狀態和那樸素、曖昧、含蓄的創作內容是耐人尋味的，除了此理由之外，在選擇小說類型中指定鄭清文先生的短篇小說原因是縱使他的創作涵蓋中、長篇以及兒童文學小說，但在一次鄭清文先生的訪談中得知在他五十幾年的執筆生涯中，主要著名的作品和心力大都放在短篇小說上，原因在於他邊工作（銀行）、邊寫作的創作型態難免因時間的

匆促以至於較難從事較長、需要花時間、心力創作的長篇小說，再加上他的短篇小說是最直接能看出其對社會的批判與內心深處對於週遭環境生命經驗的寫照。至於主觀經驗的部份，我非常同情在小說中人物的處境，特別是小說在敘說人物感情的部份，例如那種非常喜愛一個女孩子但最後卻寫不出結局的困境、內心糾纏和壓抑的心理讓筆者更是感同身受，基於此理由，讓本文更有動機與熱情選擇鄭清文短篇小說作為分析的題材。

八零年代起，台灣或其它世界各國開始關注的本土心理學或文化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的反思、對北美心理學的批判<sup>2</sup>），以逐漸呈現多元化的面貌，選擇精神分析理論與認同危機概念一方面是自己所傾向的偏好、特別深受感動與認同之外，廣義而言，此理論詮釋、探討的是原始的人性觀，也就是最低層、深層的人類內心世界，而這也與鄭清文先生小說中描述人物的心理狀態有其契合之處。選擇文本作為分析對象除了對台灣文學非常感興趣並且願意了解、熟識之外，透過小說可以間接了解作者對故事敘事的真實性似乎和真實社會的歷史性連結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希望從分析當中找到值得省思的議題作為未來

---

<sup>2</sup> 國內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心理研究所尤其以丁興祥、宋文里老師等近年來主編的《應用心理研究》最具影響力（請參照《應用心理研究》31期—「心理學的定位」與34期—「文化心理學」）—放下已往用科學角度來做研究，而是以社會脈絡、生命史、現象學、心理傳記的研究取向探討本土或文化心理學。

繼續研究台灣文學作家、社會或文化的一個關鍵點。鄭清文的作品近來逐漸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的討論和研究，無論是從社會、心理、歷史或文化角度的研究正快速的累積當中，使以鄭清文先生為主題的相關研究更具多元性。「目前國內從事鄭清文相關研究的學術論文主題大致分成一、探討社會變遷意義，二、從兒童文學來探討作者、文學型態，三、鄭清文創作的主题與四、其風格和技巧四大主軸為研究取向，絕大多數皆是以宏觀的會議題角度來探討和分析，鮮少是針對文學作品本身來做探討」（張美玲、頁14），葉石濤先生在一次鄭清文文學作品研討會就曾經指出：

……，鄭先生默默的寫了二十幾年，但是沒有人認真討論過他的作品，也許因為作品層次較深的緣故，他的小說就像一座冰山，十分之九都埋在下面，有的人只能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角度，摸到一部分而已，都沒有辦法使它的面貌全部顯露出來（李喬、葉石濤、彭瑞金，頁32）。

在當時鄭清文先生的研討會中他就明白點出用心理或社會學的角度（社會科學取向）只能摸到部份小說面貌這話是真的，儘管近幾年國內無論是台文或中文相關系所皆有用專屬的文學評論、後殖民論述等方法對他一系列的文學作品內容與創作年代脈絡加以探討，但關於與其他理論的結合解釋和只針對作品本身來做研究或分析仍是少

的，我藉由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概念分析鄭清文短篇小說中的人物目的，一、為的是要更增添研究鄭清文相關的領域和議題，除了先前已採用過的理論、概念從事文本分析之外，更希望在研究鄭清文先生相關學術領域中累積更多成果與文獻，使之更趨完整，二、為的是要回應研究動機裡所談到的個人生命歷程、人生際遇中對於我們身處的環境一知半解及對台灣文化精神與文化性失去認同的困境，儘管無法用具體的行為親身體驗、參與研究，但經由對文本的熟悉與分析，讓我彷彿有股「重生」的經驗與力量，透過精神分析與認同概念能理解小說人物的心理衝突現象所投射的世代社會文化心理留下的產物。運用佛洛伊德理論與 Erikson 認同危機概念來分析文學作品裡的人物角色是台灣文學與精神分析學派的另一種創新結合，台灣文學文本是一個媒介，除了探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與 Erikson 認同議題應用在鄭清文文本的跨文化的適用性之外，更試圖從故事中找到純屬於台灣文化中人物所特有的特殊心理現象。關於我的其他目的，一、是讓更多人重視、研究、關心台灣文化，這不只是相關系所的專利，更是其他科學領域應盡的一份心力，例如文學、文化等，二、為的是讓源於西方的心理學理論架構本土和在地化，藉由西方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試圖看見本來已存在或沒有重視、發現的現象，在現今講求國際、全球化的現實時代裡，提升研究的能力與世界接軌固然重要，且是必然的趨勢，

但關乎台灣本有的價值、精神性（mentality）和文化更不容忽視，輔仁大學心理所丁興祥（2010）就曾說道：

「所謂的國際化指的是發展出自己獨有、固有的東西（包含學術性研究、文化、社會、人格心理學研究等），並且推向世界。<sup>3</sup>」

特別是過去所沒想到或待開發的研究領域和學術整合，例如心理學和台灣文學的結合等，透過創新的思維，創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學術研究，而本文認為這是本土研究推向國際化的最佳途徑。

主要目的：

1. 小說作為文本分析的材料—以鄭清文短篇小說為例。
2. 用敘事取向的心理學理論來從事文本分析。
3. 透過文本分析的內容來間接與社會做連結並試著做合理的推論與解釋。

---

<sup>3</sup> 錄音自私立輔仁大學心理研究所丁興祥老師在一次討論會中的談話。（2010年4月15日）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第一節 佛洛伊德在 1926 年的手稿

#### 抑制、症狀和焦慮

關於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是在 1926 年二月經過修訂後正式問世，近年來國內心理學者紛紛針對當時佛洛伊德畢生的著作和工作（The Complete work of Sigmund Freud）翻譯成華語並編譯成心理學教科書為重點教材，其中當然包含最重要的心理自我防衛機轉（self defense of mechanism）的部份，而普遍上都歸納出九項心理自我防衛機轉。事實上，「防衛」這名詞首次出現在 1894 年當他在談論歇斯底里個案（case of hysteria）時所提出，最初普遍的說法是神經精神症的防衛（Neuro-Psychoses of Defense），佛洛伊德就根據他所觀察到的個案行為症狀紛紛作出解釋，當時「防衛」的定義和概念大都還停留在生理、人體內分泌調節的自然反射現象，甚至今日所謂的精神疾病—歇斯底里或強迫精神官能症在起初皆是以生物為基礎概念去作症狀解釋，進而詮釋個案古怪的行為（behavior of peculiarity）。時隔了三十多年，當他再次提起「防衛」這概念時，儘管還是圍繞在解釋病例個案的氛圍，但已漸漸脫離以生理為依據，轉移到社會人格、環境等層次，在 1926 年此篇所談論的「防衛」一樣是從分析個案中一一去定義防衛機轉種類的概念，最著名分析的案子例如：鼠人

(Rats man)、狼人 (Wolf man)、小漢斯 (Little Hans) 等，而他就是根據這些他分析的個案提出防衛機轉的解釋，在將近一百頁集中焦點解釋心理自我防衛機轉的同時，困難之處在於其不同項的防衛機轉分散在不同的案例之中，本文於是就根據其對防衛機轉上下文的解釋與脈絡，呈現出其涵義，在那之前，關於啟動防衛機轉的驅力 (drive) 或源頭—焦慮 (anxiety)，本文做了簡單的解釋並引用了一段佛洛伊德的談話。

原我和自我相對立的結果是焦慮 (anxiety)，短暫的焦慮對於人類而言是可以忍受的，但很不幸的是我們經常會有焦慮的產生，針對焦慮概念的核心解釋，佛洛伊德認為自我的形成 (Ego formation) 是個體產生焦慮的重要因素，原我和自我不停的衝突進而時常會感到焦慮感，脆弱的自我於是必須倚賴防衛機制進而試圖撫平心中的焦慮，較大程度的焦慮 (自我為了要防衛從原我而來的本能性衝動所產生的焦慮類型) 是我們沒有能力去承受的，就如在他的著作裡曾說道：

**「At any rate, we can see that repression.....which the ego can employ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ce against an unwelcome instinctual impulse.」(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105)**

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在面對任何會讓我們感到焦慮的想法或事情

時，我們總是會藉由心理防衛機轉設立一道城牆（例如：扭曲、隔離現象）來隔絕那些即將要來的威脅與影響我們情緒或安全的事件，好讓我們不至於感到焦慮，九項防衛機轉包含潛抑（repression）、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抵銷（undo）、否認（denial）、情感抽離（emotional isolation）、投射（projection）、替代（displacement）和昇華（sublimation），而本文就根據 1926 年的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舉出兩項重要的防衛機轉。

#### 潛抑（repression）

關於「潛抑」此核心佛洛伊德的理論概念而言，根據個案在談到催眠（hypnosis）時，當時懷疑的重點在於為何這群病人會很徹底的不知不覺「遺忘」根據他們人格標準所認定會傷害他們羞愧、創傷、丟臉的事件，而用特殊的精神分析技巧會再度活（revived）化到意識來，而當代旗下為佛洛伊德工作的治療師便運用分析技巧，把「它」帶到意識來，治療者越是接觸、分析個案，病人越是抗拒（resistance）的行為現象，在此佛洛伊德重建了病理致病假說的歷程並歸納出人類精神衝突（mental conflict）的兩大動力能量（dynamic quantities）—本能和抗拒—兩大能量彼此產生衝撞直到本能與宣洩力量從衝突（impulsion）中消失為止，但佛洛伊德在精神官能症中是這樣談到的：

在精神官能症（neurosis）之中……自我（ego）仍然與其客體的本能性衝突產生衝撞，它要阻止其衝突進入到意識來包含任何直接顯而易見動作行為的介入，但同時其被阻止的衝突仍保有完整要宣洩的力量……（本文翻譯自以下談話）

**「In a neurosis, however, the conflict found a different outcome. The ego drew back, as it were, on its first collision with the objectionable instinctual impulse; it debarred the impulse from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and to direct motor discharg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ulse retained its full cathexis of energy. I named this process repression……and nothing like it had ever before been recognized in mental life. It was obviously a primary mechanism of defence……」**（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29~30）

此段話是佛洛伊德在 1926 年講到防衛時所提出首見出現在精神生活（mental life）的防衛機轉，它也是一項人們最常被啟動的機制。

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

關於此防衛機轉首次出現在 1926 年手稿中是針對小漢斯（Little Hans）案例身上，他當時因為伊底帕斯情結對父親充滿的嫉妒和敵意，而他也必須承認母親是造成疏離的主要因素，內心所形成的情感衝突是對一個人的又愛又恨於是導致他有畏懼症（phobia）的現象，而根據佛洛伊德同僚的治療觀察，他畏懼的表現是企圖要解決內心的

情感衝突：

「Conflicts of this kind due to ambivalence are very frequent and they can have another typical outcome, in which one of the two conflicting feelings (usually that of affection) becomes enormously intensified and the other vanished. The exaggerated degree and compulsive character of the affection alone betray the fact.....continually on the alert to keep the opposite feeling under suppression.....we call repression of reaction formation (in the ego).」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102)

根據治療工作者對小漢斯的觀察，內心衝突的原因是矛盾情感所導致，這邊有提到兩種衝突的感覺，而就是這種矛盾心理後來演變成兩種極端的行為或思考模式，一端有著極強烈密度的行為；而在另一端的衝動則會被此行為完全的抵消，這也是小漢斯畏懼他父親的主要原因，透過怕父親的心理機制來防堵、抵抗心中想要打敗、取代父親並贏得母親的另一反向態度。事實上，小漢斯畏懼的是動物馬上的鬍鬚，因為就好像他父親的鬍鬚一般，他之所以會有畏懼症的產生是其情感的過度誇大和強迫性恐懼行為讓他必須持續著在壓抑情況下保持反對原來慾望的警戒心，這就是反向作用的核心概念，透過小漢斯男孩的畏懼，來了解矛盾心理中兩個極端行為或思考互有消長的現象。儘管在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裡還是會覺得當年佛洛

依德根據病例來定義心理自我防衛機轉仍感覺還是圍繞在生理、臨床的解釋，但經由手稿的描述，此處是最原始對防衛機轉的解釋，以致後來他女兒 Anna Freud 又針對「Defense」又再做更深層的詮釋，直到現今，當代心理學也把防衛機轉概念列為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依據之一，從應用於臨床個案到社會人格心理的理論也間接驗證可以用社會人格、抽象、普遍人性慾望和衝突去做合理的解釋。



## 第二節 Erik. H. Erikson 在青年路德身上看見的「認同危機」

Erikson 一生中出版過許多著名的書籍，作為一位臨床心理醫生，早期埋首於個案的心理治療是造就其後來跳脫出生理基礎解釋到達社會性的重大關鍵，除了解釋其輕少年認同及其危機之外，〈童年與社會〉更是他詮釋社會心理學的重要轉折點，除了熱衷的觀察與臨床經驗之外，在文本分析方面，最有名的便是他用精神分析的觀點試圖分析馬丁路德在青年時期種種不尋常的舉動及其對當代所處環境的反叛與不滿：

故事的背景在於馬丁路德年少時進入修道院接受神學訓練，在那種環境下所產生的某種宗教人格，其實針對路德在一次的唱詩班中突然間有著強烈的情緒反應逐漸引起不同學者的探討，此事件的發生有產生了許多解釋的可能性，如文中描述一位名叫祈克果（Soeren Kierkegaard）的人就認為路得是「病態」的展現，以臨床生物性的觀點與解釋指出其是一種煎熬、強烈痛苦的表徵，而儘管 Erikson 也是一位醫師，但他卻有不同的看見，他認為路得正經歷一段青少年的認同與危機時期，他同樣是以精神分析的觀點為基礎，剛開始先抓到路得在唱詩班中的發狂所說出的「我不是！我不是！」的重要字眼，接著揭開了精神分析的工作，在 Erikson 所著〈青年路德〉的分析編排

方式剛開始是先把路德奇特的生理反應當作是一個案，而 Erikson 就在此處便表明立場用認同的觀點試圖解釋他，在後續的發展方面，當 Erikson 發現路德的關鍵性「談話」時便著手於個案的過去生平與家庭背景，從唱詩班中的發狂找到其發瘋的跡象，在接下來的章節裡例如第三章的對誰服從？就有詳細描述到路德出生於礦工家庭，父親就在當代中古世紀環境下如何的對路德有高的期許，不過 Erikson 發現其童年時期路德父親嚴厲的管教，甚至導致他有強烈的企圖心想要逃跑，在文中曾經描述類似有一股強烈的忿怒想要逃離家園但又深知道父親對他「愛之深，責之切」心意兩種情感同時存在的矛盾感，這是其中在年少時期影響路德關鍵性的因素之一間接奠定長大進入修道院呈現極端反叛與統一性的問題，Erikson 認為路德的發狂叫囂主要是其對小時候對父親的矛盾情感，其次便是在他的生平中貴族與平民生活的差異，與他兄弟的相處模式等不知覺的累積在其心靈的最深處，就如 Erikson 在這本著作所說一位偉人在其成為成功並且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前，總有一段過去壓抑的義憤，內心的心理世界尚待時間的整合與統一，於是就在青年時期爆發出來，根據 Erikson 的解釋，個體生命歷程所呈現的是一階段一階段繼續發展下去，當一生命階段來到與另一生命階段的交叉點時意味著一個危機，Erikson 的說法指出青年路德選擇進入修道院接受神學訓練使他感到有圍困感，進而在

一次的詩班練習中失去了自我控制而發狂，這句「我不是！」勾勒出路德認同危機的處境，壓抑、煩擾、困惑造成其不安的心情，接著 Erikson 以認同的主題描述到往後的章節，例如第三章的「對誰服從？」、第四章的「全有或全無」、第五章「第一臺彌撒與死巷」都是秉持著先詳細描述路德生平自傳與其出生背景，然而再從當中逐漸以認同危機的觀點試圖透過其來龍去脈解釋路德為何會有那麼大的生理反應。事實上，整體分析的過程與生平故事內容只因為 Erikson 找到路德重要的一句話「我不是！」而揭開了關於他早期以及中古世紀的貴族、平民生活背景，儘管不同學派的理論皆有對其發狂的做出一連串的解释，Erikson 卻是以精神分析的觀點，來對路得做全盤性的解释，以本文針對台灣文學短篇小說來做分析而言，在整篇小說中找到關鍵性的一句話，並從中解释其故事主角（agent）的心理機制及其狀況努力去達到質性研究的客觀性，雖然不可能像其著作〈青年路德〉根據其生活背景做出詳細的分析，但以短篇文本而言，透過其上下脈絡以及整體小說的氣氛方能找到其分析的可行性。

### 第三節 運用精神分析來進行文本分析的案例

儘管佛洛伊德在其畢生完整著作中大致皆是圍繞在個案的解釋與分析，例如最著名的不外乎是歇斯底里（hysteria）或者精神官能症（neurosis）等的探討，除此之外，最有名的夢的解析與探索也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與治療個案的方法，例如：朵拉（Dora）、安娜 O（Anna. O）、伊莉莎白（Elizabeth）等，這些都是根據個案的夢來與其心理疾患（disorder）做連結與解釋，值得關注的是在 1894 年到 1930 之後的著作中佛洛伊德本身也有針對文學作品做出文學評論—1909 年的 *Delusions and Dreams in Jensen's Gradiva*，儘管分析的方法還是用主角的夢境去解釋，但似乎與臨床個案的分析方法有稍許的不同。

文中首先敘述佛洛伊德與這本書的因緣的經過，Wilhelm Jensen, *Gradiva* 是此本書的作者，他把自己的故事描述比喻成一件「Pompeian phantasy」，故事內容似乎是作者內心的投射，文中首先提到一位年輕的人類學家 Norbert Hanold，某一天當他在一所德國大學附近鄉鎮從事相關研究時，赫然發現一位女孩：

**「The sculpture represented a fully-grown girl stepping along, with her flowing dress a little pulled up so as to reveal her sandaled feet. One foot rested squarely on the ground ; the other, lifted from the ground in the act of following after, touched it only with the tips of the toes, while the sole and heel rose almost**

perpendicularly.」(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Delusions and Dreams in Jensen's Gradiva*, P.10)

整個故事的關鍵就是 Hanold 對這雕像所產生的興趣與不斷的凝視 (gait) 開啟了後續的事件發展，他開始對於此雕像 (sculpture) 產生極大的興趣，文中詳細的描述女孩雕像的行為舉止，他把這女孩名字取名叫做 *Gradiva*，他便開始有一個衝動 (impulse) 要去尋找這雕像，而動機的來源便是 Hanold 的奇異的焦慮性的夢境 (anxiety-dream) 勾引了要去旅行尋找那位女孩子的奇特行為，佛洛伊德便開始其一連串的分析動作，故事的重點在於他捕捉到了故事主角的奇特行為，便根據此解釋其原因與最終為何要有如此行為產生的來龍去脈，這對本文分析的提醒與幫助是針對要分析的短篇小說可以試圖找到整體故事中的關鍵性事件或語句，進而以此為立足點展開分析工作，儘管不像佛洛伊德針對一句話便能詳細分析其有關人物的一切資料，短篇小說只是尋線當下故事內容情境試圖回應主角所呈現的現象。

#### 第四節 運用敘事分析研究個案的相關文獻

敘事分析在國內外已是相當成熟的質性研究工具，最常見的研究對象便是口述生命歷史的字句分析，透過字行間尋找個案本身所要傳達的意思，無論是從社會學、哲學、人類學等理論觀點皆已有相當程度的文獻，在心理學方面，最常見的就是臨床方面對於心理疾患患者的疾病敘事，有別於疾病的焦點放在生物藥物基礎上，心理疾患的治療除了倚靠藥物之外，病患口述的資料更是他治癒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近來無論是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等便根據其口述資料著手分析個案，本文也找到 2 篇關於精神疾病敘事的文獻，第一篇《Self and narrative in schizophrenia: time to author a new story》明確的說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對於自己的談話（dialogue）解構以及失序的探討之外，這也是造成其失去自我感（loss sense of self）的主要原因，儘管此篇文獻並沒有實際分析案例的詮釋，但試圖皆在強調自我敘事（self narrative）的形成是心理患者治癒的成功關鍵，從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初的失去病識感、脫序的語言結構、對於內在與外在不停對話的兩個我與和別人溝通的殘缺、被動消極的生活功能等種種特徵，而文獻特別提到雖然此病症是如此的複雜及多重面向，它指出敘事（narrative）是導引患者是否可以重新塑造自我感以及言語（verbal）、各方面個體功能成功整合的關鍵。此文獻主要在說明自我敘事（self narrative）

對於疾患 (disorder) 的影響力，而對於短篇小說裡面的主角 (agent) 或者分析對象而言，本文可以把其心理衝突、異常現象看作是一項症狀 (symptom)，就如文獻裡精神分裂症理所當然是一種症狀，而其口述的產物便是可以分析的對象，以小說而言，在本文把文中主角視為一臨床案例時，所有有關心理所呈現的症狀才能成立、分析與解釋，儘管短篇小說與文獻所要表達的有一點差距，但透過文獻的瀏覽可以證明除了對疾患的自我敘事之外，對於短篇小說也能把其視為一種症狀，藉由字裡行間找尋特殊社會心理的特別現象；第二篇的文獻也是同樣以精神分裂症為主軸探討其自我敘事的結構性：《Narrative Structure in Psychosis: Schizophrenia and Disruptions in the Dialogical Self》，在精神病中的敘事結構同樣探討的主題也是把其焦點放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對於自我感、語言的組織、與自己和別人對話的脫序性等症狀的解釋、看見，文獻提出關鍵性問題指出自我感的混亂真正反應的是什麼？可否視為一種個體內在的災難性 (catastrophe)？如果成立時，那所謂的災難性是以什麼 (what) 形式和哪裡 (where) 發生？從哪裡與什麼形式不知覺就點出其一位精神病患者的語言結構議題，緊接著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對於溝通連續性與持續性的崩解 (collapse) 導致個人敘事分解出三種症狀的可能性：一、空虛的自我組織性，二、內在的不協調性，三、言語僵化的自我建造，藉由此

三項的「參照標準」作為試圖找到精神疾患自我敘事的結構性，此文獻的另一重點便是除了以文字描述之外，它特別還舉出了病患的口述資料，並以四個英文符號代表四位不同情況的患者，例如其中一位患者便有著一段語無倫次、講話主題不停轉換的跡象，進而符合第二項的標準，儘管此三項是經過歸納而成的，原因在於精神分裂症患者複雜的口述資料，治療者根本無從抓出語言的結構性，透過此「參照標準」可以很明確的找到其語言敘事的結構性，至於文獻的最後談到治療的方法與可行性，本文就不予探討，綜合了兩篇文獻可以對本文台灣小說分析的幫助在於小說人物可以視為一種症狀加以分析與聯想，第二點便是找到故事的結構性，既然敘事疾病已發展致成熟階段，台灣小說裡的人物也可以視作臨床案例，透過敘事分析的方法進行分析。

#### 小結：

綜合上述第三和第四節的看見與推論，在文本分析方面，佛洛伊德對 Gradiva 所做的精神分析是唯一一篇在其手稿中出現的文學評論，從文本中終究可以發現透過故事內容，暫且擺脫「症狀」的生理詮釋，就針對其古怪行為著手分析，這對我要分析的短篇小說當中要找到其古怪行為有莫大的幫助，在敘事分析方面，無論是國內外皆早以發展

的非常成熟，最常見的莫過於生命口述的分析或者心理疾患的口述分析，同樣的道理，在敘事分析當中也試圖找到一句關鍵性的語句或結構，但敘事分析運用在小說文本方面的確是少的，我希望藉由敘事分析的方法努力找尋在故事裡重要的語句或由故事勾勒出的事件脈絡之後來給予分析。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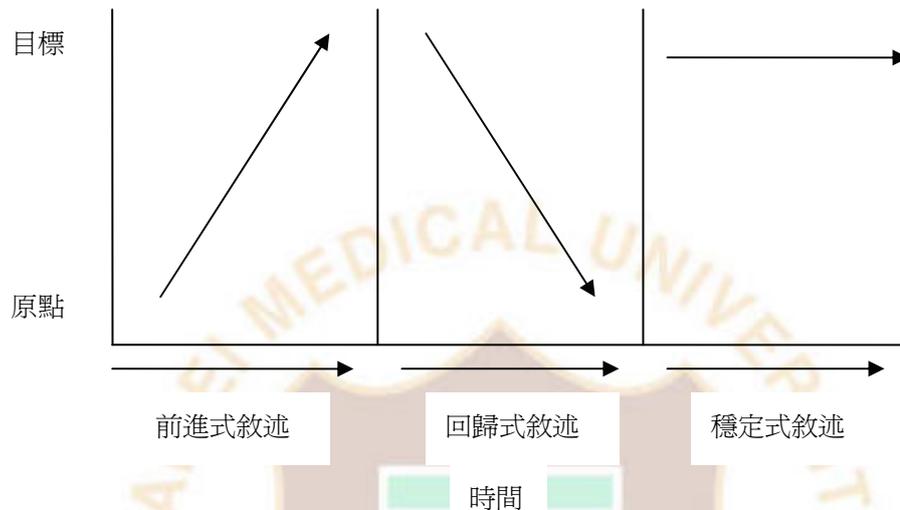
### 第一節 研究取向：敘事分析

本研究引自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著的 Narrative Analysis，透過質性研究取向的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以鄭清文短篇小說作為文本，試圖從小說人物的心理世界尋找文化的特殊意義，以精神分析為概念，呈現人物因應外在環境解脫的歷程。在故事結構方面其重要的成分是：一、連貫和連結性，二、朝著一個方向前進，針對這兩項因素，本文特別引用「Gergen<sup>4</sup>」（Theodore R. Sarbin, P.23~43）分別做出更詳細的說明，他認為完成一篇故事到期結局必須建立一項目標狀態（goal state）或者產生出價值（value），例如在故事的結局看到主角過著幸福的日子、打敗魔鬼、發現珍貴的東西等，成功的故事必須選擇和安排一條可以完成或遠離目標的路徑，以一篇故事而言，除了了解比較細膩、劇情部份之外，更重要的是整體故事的社會脈絡，故事總有一個目標等著被達成、不被達成、或擱置在旁，無論是採取何種途徑，過程中所要表達出的價值、批評、滿足、諷刺皆是直得去探討和做聯想的。成功的敘述擁有序列性的事件安排，去實現特定的目標，Gergen 在此歸納出三種典型或原始的敘事形式：當事件是以穩健的步伐邁向目標時，稱為前進式敘述（progressiv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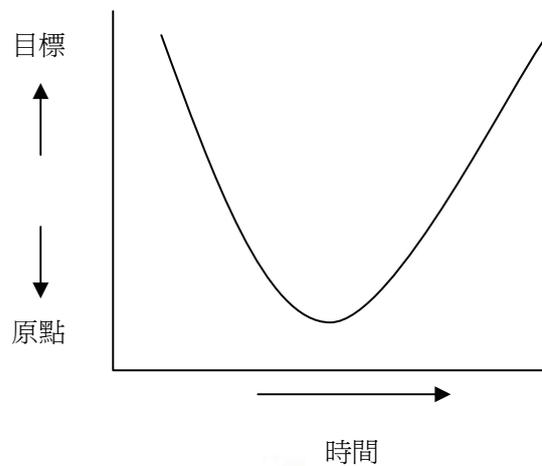
<sup>4</sup> 在美國敘事心理學界一位提出敘事形式與心理科學建構的人士，最深刻便是他引用了 X 與 Y 軸的函數圖，透過圖中線性發展來解釋人類敘說的整體發展，這當中包含運用函數曲線圖概念去完整解釋佛洛伊德早期兒童性心理發展的五階段與皮亞傑的兒童四大認知發展階段。

narrative)；如果故事結局是和所預設的目標相違背時，稱為回歸式敘述 (regressive narrative)；故事沒有結果，從頭到尾皆是一致的，稱為穩定式敘述 (stability narrat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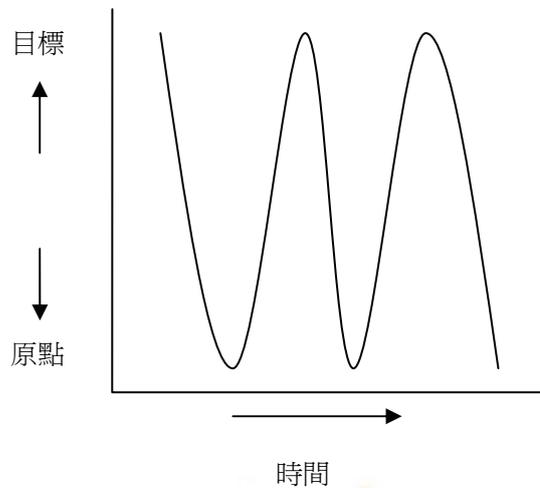
上圖的左半邊是前進式敘述的圖示；中間是回歸式敘述；右邊是穩定式敘述圖示，這是 Gergen 所提出的三個基本故事脈絡。他更進一步的也把這典型模式應用在戲劇、童話來做解釋：

第一種戲劇類型是悲劇 (tragedy)，它是屬於回歸式敘述的性質，也就是從起初的至高點到最後落至最低點，沒有達到預訂的目標。(上圖中間)



第二種戲劇類型是鬧劇（comedy-melodrama）敘事的展現，原本處在理想目標狀態中突然遇到問題而急速下降，經過慢慢的解決問題之後，馬上又呈現直線上升到原先的目標狀態。（上圖）

第三種戲劇類型是喜劇（comedy），從一開始就循著目標前進，直到達到目標為止，這是屬於前進式敘述（最上圖的左邊）；如果到了頂端仍持續此目標狀態時，就會演變成穩定式的敘述（最上圖右邊）——Happily ever after 的歡樂氣氛。



第四種戲劇類型是 Romantic saga narratives（古時後英勇冒險的羅曼史敘述）指的是劇情高潮迭起，沒有結局，彷彿就像一位戰士妥協（compromise）於黑暗與權力之間一般。Gergen 從原本三種類型延伸到戲劇劇情的部份也特別強調每一個曲線的轉則點象徵著一種戲劇性的訂定（dramatic engagement），越多的轉則點代表著更多故事情節戲劇性的變化與更深層的涵義，Gergen 認為敘事心理學的要點在於經由論敘（discourse）或者文本的分析，除了能知道情結導向目標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從整體故事去與社會脈絡連結，產生更讓人意想不到的境界和意義。（翻譯、整理自 Gergen.K.J and Gergen M.M, Narrative 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Edited by Sarbin T.R, P.27 and P.29）

## 第二節 How to analysis ?

前言：

我對於鄭清文小說短篇小說的熟悉及研究完整度而言，首先我就其市面上將進百篇的短篇小說給予閱讀，在不斷的閱讀當中逐漸予以參照歸納，而參照的標準是建立在小說內容裡，最後挑選出的五篇具有濃厚的心理色彩，而又從這五篇之中找到其共同的心理主題；除了自己主觀性的閱讀與歸納之外，我多次在質性研究法的課堂上與同學、老師討論，主要是先讓他們讀完五篇我要分析的文本，並先對文本內容的語句與情境給予分析與研究探討，其次再讓他們看我文本分析的結果，經由多次的理解與討論之後逐漸取得大家一致性的共識產生出來的研究結果，並間接降底其質性主觀研究分析的風險。

分析步驟：

- (1) 先介紹整體故事內容與大綱（摘要）
- (2) 畫出 Gergen 所主張情境可以演變成 X 與 Y 軸勾勒出的線性發展圖解釋小說整體故事的脈絡與發展，呈現整體故事的主題（theme）與目標狀態（valued goal）
- (3) 緊接著以敘事分析的方法在圖示的搭配下尋找關鍵性語句，透過關鍵性的字眼逐步符合圖示線性發展的解釋性。
- (4) 試著在整體故事氣氛中找到其主要的結構予以分析，符合質

性研究的主觀性，主要是運用佛洛伊德與 Erikson 的理論概念  
分析為主。



## 第四章 研究結果<sup>5</sup>

### 故事一—〈水上組曲<sup>6</sup>〉—1964

#### 故事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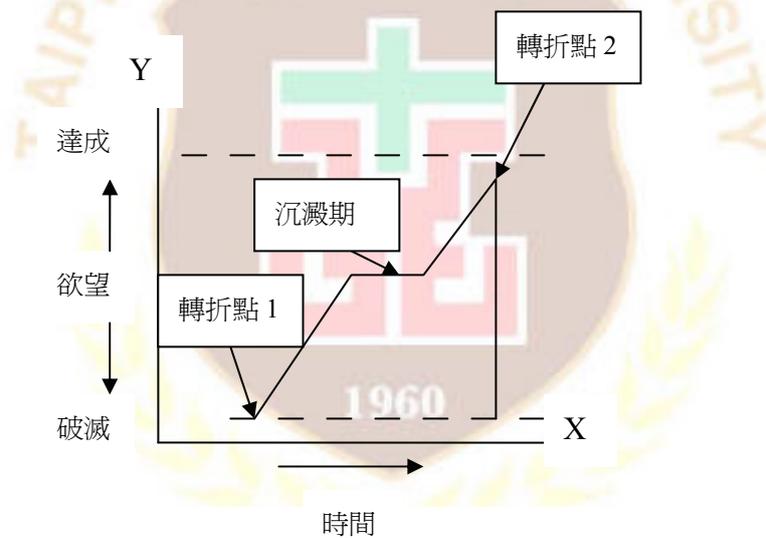
故事描述著一位在沿岸鄉鎮上的船夫，每天履行他的義務與責任載送居民於兩河水岸之間，又到了這一天，他仍然像過去一般的站在船尾使力划著竹竿，劃開原本早晨平靜的水面，船上載著來往因河水分割兩地水岸的旅客與市民，他是鄉鎮上最傑出的運送者，以他強健的體魄與對工作的熱情執著，也曾經自高奮勇的跳入河水中拯救因戲水而不小心掉入水中的鎮上小孩，此行為舉動獲得鎮長等人的表揚，並且贈送匾額，以表達感謝之意，名聲打響的他一時被封為鎮上的真英雄，但這一切虛榮對他而言並不是那麼重要，故事的核心在於平凡的船夫因為愛慕對岸一位皮膚白皙的女孩兒變得不平凡，為了每天目睹到她，他便有別以往、更積極的載運乘客到彼岸，這一切就是要想盡辦法接近她，外在環境所給予的光榮感與虛榮似乎總是環繞在他身上，但船夫並沒有特別感到絲毫喜悅與快樂，這反而是令他回憶起祖父對他的影響而產生一連串複雜、困頓心理的關鍵因素，總而言之，故事透過一個明顯的目標安排也就是他心中唯一的掛念只有那位皮

<sup>5</sup> 在研究結果裡，五短篇小說同樣遵循三大步驟分析：分別是一、先呈現故事摘要，二、找出整體故事的主題（theme）並劃出故事函數主題的圖形，三、以 Freud 或 Erikson 的理論概念對故事的個體（agent）從事分析的工作。

<sup>6</sup> 鄭清文（1998）。短篇小說全集，卷一，台北：前衛。

膚白皙的神秘女孩子，今天他所做的每一舉動為的都是要引起那女孩的注意，由於不移餘力的渴望見到那女孩子，劇情中一度藉著一場水災而快與那女孩子接觸與談話，無奈終究還是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而就在第二次又獲得救人殊榮，準備一種喜悅、勇敢的心情要朝見她時，無奈房屋出來的是另一位女子的身影，船夫的心情卻不安的起來……

### 故事的主題 (The theme of the Story)



……船劃開平靜的水面。(鄭清文，頁 1，前衛)

故事的時序與前進就是透過這一句話揭開了序幕，就上述圖示而言，此時的狀態是停留在直線還未往上升的起點到圖示 Y 軸零度之處，劇情對照此圖就能發現在這還未有任何劇情的中間主要都把重點

放在故事出場的男主角的船夫身上，內容包含了他得了三次划龍舟冠軍、堅強的體魄、身上發達的肌肉等，總總原因加上故事巨細靡遺的描述主角船夫的一舉一動，看似平凡的故事推演，因為他的一個動作而有了變化：

他望著那石階，那古老的花崗石的石階，有幾級已被水沖走了。……  
她今天會穿什麼衣服，和昨天的一樣，還是和前天的一樣呢？……（鄭清文，頁 2~3，前衛）

從船夫此項舉動「望」就能看出他是為著某件心中渴望的願望埋下伏筆，以圖示而言，這時候已經非常接近轉折點之處，內心原本平淡無奇的想法卻因為望著那石階點燃了心中某種欲望—「她今天會穿什麼衣服，……」，他開始把專注放在一位異性身上，而就在其接下來更進一步的動作中可以看出其內心所謂慾望真正的促發……

是的，她下石階的時候，……。他覺得她的裙子在輕盪著。他沒看錯。他明明知道她不會看他，像他偷看她一般。但在他背著她的時候，他總覺得她的視線就在注視著他。（鄭清文，頁 3，前衛）

對照圖中的情形，當船夫看著這位皮膚白皙的女孩時，內心的欲望正式啟動，就如 Y 軸所要呈現的欲望一般，這時從原本沒有任何線性的狀態一下子來到轉折點之處之後，線性的一出現就一路直線上升的

趨勢代表著船夫內心有著一項目標(欲望)等著後面故事鋪陳來決定。

故事接著記載其作為一位船夫自從遇見那女子後的點點滴滴，船夫對那女孩子的渴望再一次在文中證明：

他還記得，……，忽然，有一件給水流走了，她嬌叫一聲，站了起來。……他拿起竹竿，把那件衣服撈起，給她。他還記得，她低著頭，紅著臉，笑了一下，……（鄭清文，頁4，前衛）

透過又一次船夫對那女孩的行為舉止，更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其內心欲望除了燃起之外還有更深層的心理能量、動力，協助那女孩子撈起衣服的行為不僅僅只是一個動作，更重要的是更加速其內在欲望想要實現的狀態，依照圖示而言，前面用「望」代表著此線性開始往上攀，第二暗示指的便是繼續支持線性逐步往上的動力之一，也就是「動作」一無意間幫助那女孩的呈現。

第三件重大事情指的是船夫實實在在在其鄉鎮中因為就了三位落水的孩童而得到英雄式的表揚，但文中卻是如此描述：

……，為了這個日子，他還特地買了一雙白膠鞋。但和旁人比較起來，總是自覺得寒酸，不免有點畏縮起來。（鄭清文，頁5，前衛）

這是文中值得注意之處，暫且不要對照圖示的情況可以發現船夫是那樣不熟識的站在國小台上，有別於一般人心中的喜悅與興奮，他卻心理害怕起來，想辦法讓自己畏縮，他不習慣那種接受大家表彰的景況，文中是如此描述的：

光榮，勇敢，他聽得很多，他們都說那是屬於他的，但他只覺得惘惘然，他沒有辦法在這些重疊的字眼裡找到自己的影子。(鄭清文，頁8，前衛)

接受表揚的事件對於船夫而言是不重要的，自從他心中燃起對彼岸屋簷背後那女孩子之後，其所作所為似乎變了調，依照圖示可以解釋前面第一個轉折點到沉澱期之間的線性是透過與那女孩初始的互動所燃起的欲望動力，由故事的推演可以知道當船夫不是為了自己的英勇行為去救人，那些虛榮表象找不到其影子而所做行為另有目的時，表示其邁入圖示中的沉澱期，透過一場表揚大會讓他釐清楚心理的困頓、矛盾，甚至對照圖示象徵著進入所謂平行線的沉澱期，他暫時沒有機會再遇到那女孩子……

不知有過多少晚上，他曾望著那扇門，……。他又想起了那天到學校參加頒獎的事，他記起了不屬於自己的話——光榮、勇敢、典範。(鄭清文，頁9，前衛)

就如文中所不斷強調的船夫正在盤整自己矛盾的心理，每一次望著

那女孩子所居住的那扇門就會想起其虛榮、沒有意義的事情，心中便不自覺的浮出疑惑（邁入沉澱期）——明明是救人但卻沒有受人表揚的喜悅，他都是為那女孩？心中於是就焦慮起來，原本生活平凡的他卻因為愛慕、渴望一位女孩而變得複雜，從單純履行義務、因為「欲望」的啟動、到救人得到鄉鎮的表揚出現反差心情，現在的他只有看著那扇門心理才會安穩一點，文中是如此描述：

……。只有在這河邊，無論是白天，無論是黑夜，只有面對著那扇門，只有背向著那扇門的時候，那古老得像傳說的門的時候，他才不會感到陌生，他心裡才覺得安寧。（鄭清文，頁 9~10，前衛）

當船夫試著藉由觀望「那扇門」那一時刻起，心中的欲望暫時性的進入沉澱期，從原本焦慮的心情轉變成安穩、平靜的心情，故事接下來描述回憶其祖父的英勇行為……

老祖父也是個船夫，在他的時代，他也是舊鎮最好的船夫。……（鄭清文，頁 11，前衛）

以圖示而言，沉澱期的呈現（與 X 時間軸平行的一小段線性）除了船夫不停的採取一項動作——「他望著那扇門」安撫心中焦慮之外，在心情安穩之於也不斷回想當初受到同樣是船夫祖父的影響，立志做一位稱職的船夫替民眾服務，圖示中所謂沉澱期似乎要透過一心思意

念和接踵而來的颱風事件而有了變化。

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著，但一直想不通，不去想它吧，但那怎麼可能，整天，他不是對著那柴門，……。只有一次，他曾面對著面看她，她的臉紅了，他自己的臉是不是也紅了，……（鄭清文，頁 12，前衛）

透過在此文中的描述，原本平靜的他好像難以抵擋心中再次燃起的欲望，船夫翻來覆去、難以入眠的情況似乎帶領著圖示的線性（沉澱期）來到關鍵的交叉點……正當船夫在為此事煩惱的同時，依照故事劇情的安排緊接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的救人事件，藉由一場又一場的水災，除了救人、救動物之外，腦海中也斷的浮出祖父當初也在同樣一個光景下努力的展現「救人」的責任，依照本文的推論分析，表面上這位船夫履行義務的為這受難的村莊努力做出貢獻，但值得注意的便是有一段敘述指出當他救起水牛想起從前祖父也同樣就起一種動物（活豬）時，回頭一看……

……。他看見她一腳輕輕伸進水裡，……。她如果失了足，這種奇妙的念頭突然衝上了他的腦殼。到底是希望她掉進水裡，還是希望她不要掉進水裡，……，曾有過一次，他夢見她掉進水裡。（鄭清文，頁 17~18，前衛）

透過此段對船夫的心理描述對照圖示中線性的發展可以發現，表面上船夫透過一場的水災所做的救人、救水牛的行為是基於其祖先的教

導典範，但故事巧妙的插曲便是「不小心」遇到那女孩子，於是就開始想像她落水可以去親近她或者希望她不要落水受傷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也揭露當初出來救人的動機，此時的線性發展便是一路往上發展，那看似與自己「欲望」不相關的義務救人行為主要還是圖示線性往上升試圖要達到真正欲望虛線（門檻）之處，船夫在水災之中救人無異就是要找機會接近那女孩，而透過故事的「小插曲」就能隱約了解船夫呈現行為的內在動機，此段描述也是支持圖示線性第二次向上攀的主要動力來源。

五年來，他們就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但那門依然緊緊地關閉著。水已澄清了，她沒有出來。五年來，第一次，她在該出來的時候沒有出來。（鄭清文，頁 24，前衛）

此段描述的上文詳細記載著船夫在一次大水災之中救人的任何情節，尤其當他在船上奮力的動作更是形容的淋漓盡致，在這過程中當水漸漸消退、船漸漸靠岸時，於是就有許多人沿著河岸圍觀著……

忽然，他看到有一個人，站在前面。那就是她，……。她的手還提著那隻水桶，……。她也一直望著他，……（鄭清文，頁）

儘管船夫在這過程中努力救人，但經由故事的了解，女孩子不停的出現象徵著他內心欲望始終支持外顯行動的確據，對照圖示而言，他

與她「相望」呈現的線性更是快要到所謂「第二轉折點」之處，而故事第二重大轉折在於船夫接受第二次頒獎的前夕。……

他望著，等著。……。他想著，她會穿些什麼衣服。他的心臟又開跳盪起來。他曾經等了一整天，不安和焦慮的一天，……。但，今天，她一定會出來的。他望著那煙囪，……，她一出來，他就要把那個消息告訴她。（鄭清文，頁 25，前衛）

此段描述可以看出其船夫終於願意鼓起勇氣準備和那女子說話，把他的光榮事蹟與那女子分享，這時候的線性已經達到第二轉折點之處，就如文中的心理描述，從故事開頭、第一次線性的出現往上升、沉澱期、到第二次線性的再往上升所累積的心理能量與不能不釋放心中的焦慮，心猛烈的跳動之於終究有了那股力量準備第一次與那女孩子「說話」，就在頒獎的前夕……

那門終於靜靜地開啟了。……。她出來了，……。他一直相信她是會再出來的。……

……，忽然聽到木屐踏在石階上的聲音。那不是她！……他望著她，那的確不是她。……（鄭清文，頁 27，前衛）

原本興奮的心情就在這一霎那化為烏有，對照圖示就可以發現原本快要達到欲望的直線就在此時停了下來，而當從那門走出來的不是她時，線性呈現垂直一下子落到欲望破滅之處，……

……，當他看到了另外一個女人，他就不安起來了。……（鄭清文，頁 27，前衛）

值得注意的是欲望的破滅仍帶來焦慮不安的心情，欲望的破滅恢復他原本的生活模式，也留下了許多不確定感，或許船夫正經歷重大的心情轉換，心冷了，就連回到他那熟識的河岸水邊時，腳也感到特別的冰涼。

### 抑制與焦慮

對於前半段的故事情結而言，船夫有別於一般人對於他救人事件而得到表揚產生歡樂、喜悅的心情有著極反差的心理狀態，這是故事中第一點值得關注之處，五年前當平凡的他開始遇到那牆背後住的女孩子時，其欲望於是便浮現，但他必須抑制其欲望繼續的扮演好船夫角色……

對於抑制（inhibition）的說法，佛洛伊德在其手稿的開頭就試圖給其一項定義，他認為抑制與人類其功能處在低運作（lowering function）的狀態有著顯著的關係，他在文中更以性功能（sexual function）之觀點舉例，本文暫且撇開弗洛伊德討論的抑制會帶來性功能方面的缺陷

(無法有高潮、早洩、缺乏射精等)，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他接著提到抑制和焦慮也有非常顯著的關連：

**「Some inhibitions obviously represent a relinquishment of a function because its exercise would produce anxiety.」(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88)**

此段下文繼續提到有些女性懼怕有關性的事物是因為它會產生焦慮，同樣的推論，抑制代表著對於「功能限制」的呈現為的是要防堵焦慮的產生，以目前船夫的處境來解釋，儘管還維持良好的運作功能（扮演好自己的職分），但就是因為心中的欲望無法立即實現（無法接近那女孩）所產生的焦慮所表現的一種抑制，關於抑制更具體的說明與延伸解釋，本文就從原本佛洛伊德解釋的六點提出兩點來印證船夫的心理衝突狀態：

- (1) **The libido may simply be turned away (this seems most readily to produce what we regard as an inhibition pure and simple); .....**
- (6) **, if it is nevertheless carried out, there may be a subsequent reaction of protest against it and an attempt to undo what has been done. (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88)**

依照文中的描述，自從船夫遇見那女孩子之後，心中的欲望基於現實環境的考量他必須抑制其心理能量，抑制帶來的結果便是心中的衝突能量無從釋放，另一方面也是阻止焦慮的產生，但從文中可以發現

他終究抵擋不過欲望所附帶的焦慮不安感，於是就如佛洛伊德根據第一點抑制所帶來的後續效應就是里必多（本能能量）的轉移，船夫渴望接近那女子欲望的能量轉移到救人事件上，第二點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船夫啟動的抵銷（undo）的心理防衛機制，文中多次描述船夫無論在從事何種行為他都有「多次望著……心理才會安穩」的舉動，特別是當他首次上台接受各界的表揚那種對虛榮的冷漠、畏懼與焦慮唯有透過「望著」那熟悉的門窗時，心理才會覺得安穩與自在，前面的心理焦慮是因為對那女子的欲望而造成的心理能量轉移，而後面卻是必須靠著望著那扇門來抵銷無時無刻想著那女孩（甚至在頒獎所呈現的反差心理）的焦慮。總而言之，在故事的前半段船夫所呈現的抑制（inhibition）所延伸出的兩項因應行為目的是去暫時阻擋其焦慮的產生。

依照圖示而言，第二次支持線性往上攀升的事件仍是環繞在船夫碰上鄉鎮大水災之後勇敢救人的詳細描述，平凡的他因為愛慕牆後的女孩產生了欲望與焦慮，以致自從其點燃了欲望之後，救人的動機於是產生了心理衝突，就在大洪水來臨之時，忽然間想起了祖父……

祖父就在這種情下過了水，把一隻活豬拉了上來？他想著，如果祖父還在，他也該再問問他。（鄭清文，頁 17，前衛）

僅管心中的欲望仍是渴望碰觸那女孩子，不過值得一提的便是當船夫看到水災重創鄉鎮時突然間想起祖父的事蹟，心理的潛抑性記憶（repressed memory）又再度被活化，心理有兩個矛盾之處值得被探討，第一源自於從小與同樣是船夫的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在村子裡的英勇行為實實在在的烙印在當時還年輕的主角心理，並立志長大之後要跟隨祖父的腳步、認同他祖父，依照潛抑作用的解釋是如此敘述的：

.....The ego drew back, as it were, on its first collision with the objectionable instinctual impulse; it debarred the impulse from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and to direct motor discharge..... (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105)

當船夫準備要去救人而感到焦慮時，其第一自動聯想到的是過去祖父的行為就好像此段所描述的一個客體性的本能衝突，回想祖父過去的英勇事蹟與他實在反差太大，他以實際的行動去執行他的責任，並以潛抑的方式試圖把其對祖父的焦慮抽離意識；第二讓他矛盾之處在於有別於祖父基於救人的楷模，他真正的目的莫過於更接近那女孩，更換得那女子的注意，為了釋放其焦慮感，於是就在適逢其來的大水災剛好要救人的動機上努力釋放心理能量所呈現的熱情完成任務，藉

由替代的心理防衛機轉以自己看為容易做的事情來替代不能接近那女子帶出來的焦慮，心理能量的轉移為的是要釋放那積存已久的焦慮，不過依照圖示而言，其線性仍然向上攀爬著，透過本文的解釋分析，儘管船夫是在救人，但這裡所要呈現的是背後心理衝突之後的真正內在動機。



## 故事二—〈我的「傑作」<sup>7</sup>〉—1962

### 故事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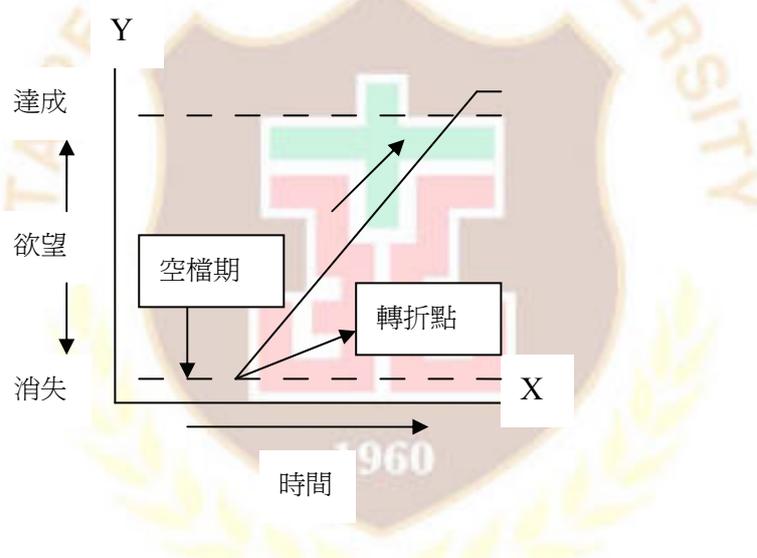
一位美術老師帶著從大都市學成的成就與專業光榮回到自己所生長的鄉村老家，就是因為婉拒了都市裡朋友、任職學校校長等的慰留，才執意決定選擇回鄉下服務，繼續從事教美術的工作，平凡、樸實、單純的鄉村生活就在遇見從小與他生活在一起的童養媳阿治的一瞬間有了轉變，人類對異性的欲望、幻想又再次被活化(re-activate)，故事描述到當他與阿治互動的同時，看著阿治身軀突然有一股欲望，那就是在他的專業背景下以鄉村女孩赤裸的身體當作創作題材，畫一幅「井邊裸女」的圖畫作品，而在這過程中，美術老師為了自己的野心與欲望使盡一切辦法，不停得說服阿治，甚至以要娶阿治為妻作為手段，而最後單純的阿治基於傳統價值觀念—妻子就是要幫助丈夫的信念，終究答應美術老師的要求，卸下心防、解開衣服、走進美術老師的房間完成了他的願望。但事後才赫然發現這一切都是充滿著欺騙與謊言，美術老師根本不打算娶她做妻子，他背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這幅「井邊裸女」作品放到大都市供人欣賞，並且向眾人炫耀他有著與別人不同的創作藝術觀念，後來就有商人陸續出價要購買此作品，但最終還是被美術老師給拒絕了，阿治得知遭他背叛之後加上其它林

---

<sup>7</sup> 鄭清文(1998)。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卷一，台北：前衛。

林總總外界輿論的撻伐、壓力之後，不堪深受其擾，於是沮喪的她逼著最後走上了絕路，而最後故事場景提到被阿治哥哥打斷腿的美術老師仍然顯得輕鬆自在，這也呈現了當被背後那股黑暗、恐怖的欲望、野心實現之後，所有外在環境所給予的影響、傷害便顯得格外微不足道了。

### 故事的主題 (The theme of the Story)



我到鎮上見了母校的校長…… (鄭清文，頁 39，前衛)

故事的開始描述著美術老師執意要回自己家鄉教書的強烈意念，也開啟了圖示中 X 軸時間的時序，象徵一則故事開始發展，而從圖示來解釋，Y 軸的主題—欲望的達成與消失是勾勒出與 X 軸時間序的整體故事網絡，就如一般的故事，一剛開始只是顯現出主角美術老師的

平凡，就如他父親所言，在小鎮上除了教書之外，就是幫忙田裡的工作，文中巨細靡遺的描述美術老師在田裡的所作所為，值得一提便是家中童養媳阿治的出現，就圖示而言，Y 軸的臨界點（與 X 軸交織之處）到線性出現的中間正是所謂的空檔期，對照故事劇情便是故事一開端描述著美術老師如何拒絕留在台北決定回鄉下小鎮教書，並幫忙田裡的事物，而就在阿治出現、美術老師試著與她在田裡互動的情形產生了化學變化……

我家小門邊有一口井。阿治正在那裡打水。……，不意看我站在那裡，臉就紅了。……。偶然，我們的視線碰到一起，她就漲紅著臉，……（鄭清文，頁 40，前衛）

當美術老師回到老家中與童養媳碰面的那一霎那彷彿故事在這裡有了戲劇性的發展，兩個人的碰觸象徵著單純、純真的阿治遇到了從大都市歷練豐富經驗的美術老師所呈現的生理反應（紅著臉），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阿治協助了美術老師啟動心中的欲望，以圖示而言，當故事描述到此處時象徵著一個轉折點，線性從此圖中出現，並且準備能量往上攀升到頂端虛線之處（欲望的實現）。

透過兩個人的互動與阿治的生理反應，美術老師的欲望終究再這一霎那點燃與成形——以阿治當做創作題材畫一幅裸女圖，就如文中所描

述的……

……，這時，一股衝動突然間衝上我的腦子裡。我要畫她！（鄭清文，頁 41，前衛）

這也代表圖示中線性的正式出現與啟動，為往後直線上升作準備，也為後面故事情節埋下了伏筆……故事接下來便描述著美術老師在與阿治的互動過程中不斷的「稱讚」阿治身上各種不同的器官，有別以往描述女性的細膩，從文中便可以看出其關於鄉下女子阿治的純樸，透過肢體的接觸更加速美術老師要畫她的欲望。

我猛然挪了左手抓住她的右手。我們還沒握過手，想不到她的手掌竟那麼粗。（鄭清文，頁 44，前衛）

故事的前半段是藉由玲芝臉紅的表現促動了美術老師的欲望，而劇情演變到此除了前面因為眼神的交織而有了欲望之後，這裡有了碰觸，更加速美術老師想畫她的欲望，依照圖示而言，此時的線性正逐漸的往上攀升，就是因為看到阿治那一刻起，美術老師動了自己的欲望，為了實現自己的欲望不停的與阿治互動支持了線性往上升的原動力。

……，但我畫得很勤。只要有時間，我就給阿治作畫。不久，我給她畫了三幅。……但這並不是我真正的目標。我的真正的目的是要畫幾幅雷諾瓦式的「裸

女」。(鄭清文，頁 45，前衛)

文中描述美術老師的終極目標便是畫一幅裸女，有別以往畫身材姣好的女性模特兒，美術老師試圖畫一幅「井邊裸女」是以鄉下女子阿治作為題材的創作，整個故事的高峰是當美術老師費盡一切力氣不停的想說服阿治脫下衣服讓他作畫，甚至以「結婚」為前提試著軟化阿治的心靈，但最後還是成功的欺騙了阿治，……

次日下午，當爸爸媽媽在午睡的時候，我邀她到我房間，當我把門反鎖的時候，她竟怕得哭了。……，給她作畫，……，……過去輕輕給她一吻，然後慢慢的把她的上衣脫了。…… (鄭清文，頁 46，前衛)

透過此段主角自己的描述便可以知道成功的說服阿治脫掉衣服之後，他的欲望便快要實現了，依照圖示的解釋，此時線性已來到頂端虛線之處的前面，而緊接著故事劇情提到當阿治因為美術老師成功的說服而在男人面前脫下自己的衣服感到害怕之後，從那一刻起便覺得美術老師一定會娶她為妻的情況下，於是就屢屢聽從美術老師的話乖乖的依照他的指示與要擺的姿勢……讓美術老師作初期的素描練習。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我正式作畫。……。我的目的是在「井邊」。……，但我不能帶她出去。……。在房間作畫，光線的處理上非常困難。……，把她分做幾次，由不同的方向畫了。(鄭清文，頁 47，前衛)

整體故事的高峰便是美術老師正式畫一幅「井邊裸女」的圖畫，依

照圖示而言，此時線性終於突破了欲望實現的虛線，到達了頂端，而美術老師的第二個願望就是當其作品完成時會把這幅畫放在大都市供別人欣賞，後來也如他所說實在給都市中的人欣賞，甚至先前答應要娶阿治的他在完成其作品時變了樣，這只是一種欺騙手段。故事的後半段主要描述美術老師得意的心情以及阿治極度的沮喪、傷心的反差，而當那幅原本有商人要出價購買卻遭到美術老師拒絕的「井邊裸女」運回小鎮其他小孩看到阿治沒有穿衣服的模樣時，阿治最終受不了輿論的撻伐與突然間價值觀體系的崩解與極度絕望最後走上絕路……

翌日早晨，有人在蓄水池發現了她的屍體。(鄭清文，頁 51，前衛)

就如文中所言，阿治自殺了，而美術老師卻沒有呈現悲傷的情緒，願望最後達成的他即使碰上阿治哥哥因為憤怒而打斷他的腿，在心情方面也是顯得沒有太大的影響……

……，我的右腿以被鉅掉。……。但我一點也不感到傷心，因為我還有兩隻手呀。(鄭清文，頁 52，前衛)

從故事結尾的描述就能知道人一但有野心、欲望達成之後，剩下外在環境所給予的壓力便微不足道，依照圖示就可以知道當線性達到頂點之後所呈現的狀態便是維持在頂端虛線的水平狀態，甚至外在有著

因為做錯事遭到懲罰產生的生理缺陷也不會影響到他最終達成目的的心情。

### 昇華的展現

姑且不論原著創作此篇「我的〈傑作〉」的動機如何，整篇故事圍繞在一位美術老師勾勒出欲望想要以他的美術專長創作一幅有別以往、以鄉下女子當作題材的圖畫，一開始就如上文所描述故事顯得平凡無比，可是當他再次遇見從小一起長大家中的童養媳時，那一霎那間突然有了變化，當美術老師透過文中心裡描述所言：「……我要畫她……」時，這是一種內在心理衝突中生理的典型呈現，暫且先把整體故事脈絡了解到為何美術老師會想畫裸女最終目的是想展示在眾人面前來表現自己的「獨特性」擱置在一旁，如果以心理學取向來單純探討美術老師的內在心理衝突世界可以從自我壓抑分析開始，當美術老師婉拒在台北優渥的老師待遇並執意回小鎮教書就能看出其內心欲望能量呼之欲出的端倪，美術老師心中所謂的「自我」顯然是極脆弱的，當「原我」的欲望湧上心頭時，自我必須設法以壓抑的手段努力防堵原我所產生的性衝動，然而自我不可能有能力圍堵被壓抑者的所有能量，而被壓抑者仍然極力尋求各種管道或附著在其他行為上，以美術老師突然想要畫阿治裸體的狀態就能合理的推論原本對阿

治有著性本能的衝動（儘管在故事中不可能描述）轉移到其專業創作藝術，而當文中描述到美術老師講到「我要畫她！」時的語句時，心理無法釋放的能量就在那一霎那部份性的釋放出來，這是昇華的典型表現，他試圖隔離了對阿治性衝動的欲望，並以高尚的文化行為來呈現。在小鎮上純樸的民情風俗加上童養媳阿治那種單純、樸素的心靈遇上美術老師歷經都市洗禮的大膽作為顯得有著衝突對立的存在性，積極的美術老師自從以更高尚的文化行為試圖「接觸」阿治之後，由於心中儘管已經在說出我要畫她時釋放些許的焦慮感，但故事往後透過文中描述美術老師積極、不間斷的與阿治溝通，使盡一切的力量說服阿治脫下衣服的過程象徵著自我本能壓抑的性衝動在那一時間無法控制焦慮露出自我呼吸新鮮空氣，於是為了幫忙消除焦慮在「脆弱的自我」停留太久以致無法招架，當他不停的帶著興奮口氣說服阿治意味著焦慮能量的轉移，好讓在因應性衝動上能處理得宜，甚至以「結婚」為前提作為交換條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描述到阿治作為一個女人就是要協助丈夫的字眼勾勒出女性互古潛在的特質，阿治單純、傳統的價值體系因為起初與美術老師的見面呈現臉紅狀態到後來開出「結婚條件」不知覺活化了當代背景不被重視的女性角色與定位，儘管對阿治而言，在純樸的鄉鎮脫光衣服是一件驚人的舉動，不過也許美術老師開出的核心條件，活化阿治在傳統體制內協助的角

色，原本阿治的原我使她臉紅，有一股心理能量不停的竄出再加上超我的僵化環境文化下迫著她顫抖、哭了出來，彷彿她挑戰了她的思想體系範圍之外的禁地，在那裡充滿了不確定性與膽怯，所有種種因素就在那一瞬間呈現而讓阿治顯得那麼不知所措而傷心的哭了出來，不過對於阿治原我的性衝動可沒有在超我的強壓下而屈服，頑強的原我仍附著在超我的另一價值體系（女性協助丈夫那男尊女卑的角色定位）繼續執行它的任務，儘管還有焦慮的存在性，但原我的此處舉動似乎無畏超我，而這時脆弱的自我為了不得罪原我豁出去的衝動、或者自己產生的焦慮無助感，也啟動了合理化的心理防衛機轉，阿治試圖解釋其脫光衣服的理由與藉口，於是就在阿治原我、自我和超我的妥善處理情況下，脫下了衣服……

讓我們在把焦點拉回美術老師身上，前面的推論解釋指出如果以精神分析的觀點，撇開其他誘使因素可以解釋他是對阿治有著莫名的性衝動，儘管突然間對阿治非禮是當代保守鄉鎮社會所不允許、禁止的，於是就以昇華的防衛機轉轉移能量，以更高尚的文化行為手段間接釋放焦慮，依照昇華的觀點，在美術老師突然有一股衝動執意要畫阿治的當下，他選擇了新目的，原本單純看到異性的性衝動似乎就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選擇了另一條釋放焦慮並且得到滿足的途徑，美術

老師原我的欲望憑藉著他的美術專業，進而附著在它身上，努力的釋放那儲存已久的心理能量，在假設不論其創作內容的前提下，創作藝術本身就是被社會所讚許，與文化秩序不相衝突的型態，只不過故事並沒有單純的就指出美術老師想要以阿治作為題材創作出一幅裸畫是性衝動的轉移手段，文中繼續描述著，就在美術老師達成了階段性的欲望時，阿治才恍然知道他欺騙了他，他真正成功的標誌在於不只是完成了作品，更重要的是當他把那幅畫帶到城市中，他作品的完成只是其在精神方面欲望的達成與焦慮的釋放，真正把其欲望具體化的實現如文中提到的：那幅「井邊裸女」在全省美展入選了。美展會曾寫信告訴我，有人出高價收購它。但我拒絕了，……，欲望的實現就是搏得大家的掌聲，一幅「前所未有」的創作藝術完整的呈現在大眾面前接受「審判」時換得的便是稱讚，而所帶來的就是使一部份的人快樂，他同時滿足了自己文明藝術的期待與避免社會的撻伐，但他轉移的結果（昇華）不代表其原始的性衝動就此停歇，事實上，當美術老師在選擇新的目標那一霎那其性衝突於是便不知覺的移轉至藝術創作方面，他也知道受到超我的影響，就在那保守的環境下壓抑了自己因而產生焦慮感，改以高尚的文化意象進而逐漸維持心中的平衡性，儘管昇華過後的目標與原始的性衝動已分開，但這兩事件似乎綁在一起，當美術老師在創作方面感到高興並且從社會大眾獲得高度認

可時，從某種程度上他已完成執行其當初對阿治的性衝動，只不過性衝動的能量複製到藝術創作本身，就如美術老師所言：「我不這麼說，她怎肯讓我畫？我必須畫她，為了藝術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甚至連我自己的生命。」，此句話顯得有些許的誇張成份，儘管美術老師創作的目的根據故事劇情就能知道他是為了展出不一樣的創作手法進而犧牲掉阿治，但從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取向觀點可以合理的解釋出美術老師原我潛意識對阿治的欲望能量產生到了極點，他對阿治的性衝動進而轉到藝術方面，不惜一切代價為了要找到釋放心理能量的管道可想而知，他說出帶有情緒性的字眼表明連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犧牲象徵性呈現原我欲望想要以偽裝、附著的力量衝破自我到達意識世界的決心。就如圖示的線性，當美術老師有了欲望目標之後，它是呈現直線上升沒有遇到任何阻礙的情況下最後到達了頂端虛線之處，就算有遇到阻礙還是運用手段成功的欺瞞，等到其達成目的之後，許多外在事件似乎已對他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力，故事結尾指出：「現在，我躺在病床上。我問護士小姐，她們都不理睬我。……。我的左腿也很可能遭到同樣的命運。但我一點也不感到傷心，……」就能明白指出當欲望達成之後，後續許多外在環境便蜂擁而上不停的影響著他其一度又產生了焦慮，不過當他描述到一點都不感到傷心時，原我欲望的衝動很顯然是大過屢次從自我所產生的焦慮感，也間接讓事情合理化，

把情感隔離開來，彷彿一切都無所謂一般的繼續過生活。



### 故事三—〈雞<sup>8</sup>〉—1978

#### 故事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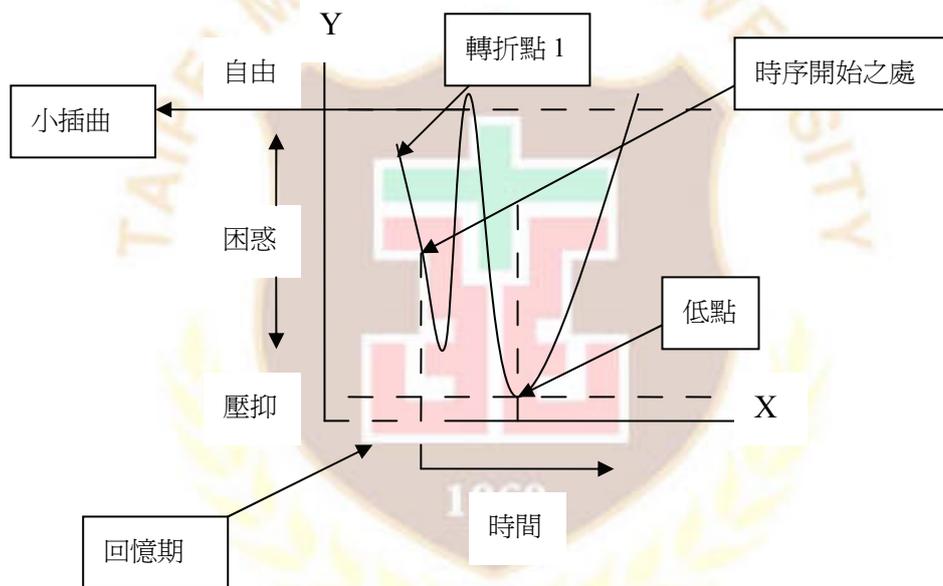
故事一開始的場景在學校，看似平淡的校園生活因為班級裡歷史老師一句驚人談話而造成班上莫大的影響與震驚，包含女主角玲芝在內，儘管大家對歷史科目拿高分的考試方式了若指掌，但鄭清文先生藉由玲芝對傳統歷史科目的考試以及學習方式產生質疑、困惑也間接性的在抨擊、暗嘲在封建體制下傳統僵化的台灣教育，歷史老師的一番話及對班上的勸勉造成了普遍同學極大的心理衝突和矛盾現象，自從歷史老師被校方逼得離開學校之後，玲芝便屢屢在夢中夢見他的身影並多次的回憶起歷史老師此番話對同儕和她的莫大影響，例如當中有一位同學就戲劇性、突然間的拒絕到學校來上課，產生類似「懼學症」的心理疾患，回到家裡的玲芝同樣有著不想讀書的念頭，她心理充滿困惑與掙扎，彷彿心理浮現一道圍牆般，而如果不能越過就無法扮演好學生的職份，對自己的角色定位開始產生混淆、懵懂的玲芝在一次機會中可以陪母親逛菜市場，鄭先生藉由玲芝表現出的行為暗示著傳統價值觀的鬆動—在傳統社會印象中學生是應當在家中努力用功讀書的乖孩子，不應該跟隨母親至菜市場買菜的，當玲芝踏進傳統菜市場目睹血淋淋的肉攤。時使她感到莫大的不適應，母親最後決定

---

<sup>8</sup> 鄭清文（1998）。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卷二，台北：前衛。

買一隻還未宰殺的雞回到家中自行處理，回到家中正當母親為了那一隻雞忙得天翻地覆、無法無天時，在那一霎那看似永遠膽怯、單純的小女孩玲之突然間衝出來……用菜刀砍死了那隻奄奄一息的雞，經過這事件之後，心中的困惑於是有了解答，並對母親說她終於可以好好的靜下心來認真讀書了。

### 故事的主題 (The theme of the Story)



此篇故事比較特別的是先是透過對話的方式揭開故事的序幕，歷史科徐姓老師的勸勉以及準備要離校所做的最後一次演講，以圖示而言，左半邊的曲線較低，而留出來的「空白」部份代表著平凡的學校生活（儘管故事沒有描述），加上徐老師剛開始的談話似乎顯得沒有特別引人注意之處，以圖示而言，Y軸所要呈現的是困惑的核心主

題，在空白之處意味著主角還沒有遇到困惑的瓶頸，不過就在徐老師的一句話從他口中說出時有了變化……

「各位考得很好，但各位並不是真正讀了歷史。各位只是死背歷史上的一些事或年代而已。我必須再重複一次，這不是歷史。」（鄭清文，頁 151，前衛）

在那個年代與光景下，徐老師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特別是在那種僵化、傳統、死板的台灣教育中絕對是起了莫大的作用，原本平凡的聆聽老師勸勉的玲芝及其女同學心情有起了重大轉變，心中也不自覺得浮現困惑的思考，以圖示而言，徐老師此段話代表著第一轉折點，讓原本「空白」的部份忽然間呈現了曲線往下的趨勢，這也說明了學生由原本的固有思考模式的轉變，使舊有的觀念與價值觀產生了動搖，就如 Y 軸所呈現的當曲線形成之後，困惑是逐漸的往下方的壓抑邁進著……依照圖示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前半段空白處到轉折點皆沒有提到「時序」—故事發展、時間的因素，女主角玲芝聽到老師的這一句話之後，心中便有了困惑而曲線就開始往下走，直到……

這是徐老師的話，在下學期，徐老師就真的不來了。……  
昨天晚上，玲芝又夢見他。自從開學以來，已快兩個月的時間，……（鄭清文，頁 153，前衛）

文中巧妙的運用倒敘法的方式，先透過回憶期引出那段重大影響女

主角的事件，接著才把真正當下的時序發展拉回到文本當中，特別是講到「昨天晚上……」意味著故事從這裡開始發展，也就是在圖示中「時序開始之處」之後。

徐老師的這番話困惑著玲芝，就回到現實而言，自從她不停的夢見他之後，心理的壓抑於是更嚴重了，不過這也許故事在為後面的劇情埋下伏筆，透過有別以往的考試態度……

她第一次月考的成績，由上學期的第七名降到四十一名。其中，歷史只考了五十二分。……

自從徐老師走了之後，她就一直在想，……。這次歷史不及格，她反而覺得心裡很坦然。（鄭清文，頁 154，前衛）

在玲芝心情因為極受到徐老師的影響之下，心中的困惑就如圖示的曲線一直往下掉，但透過這一句話的描述可以間接知道她這學期的成績多多少少受到徐老師的影響，她不再那麼對歷史科的分數那麼的「執著」，從這裡可以看出圖示一下子往上升到頂端「自由虛線」之處，藉由上一次考試的結果可以看出其心中從前受到僵化的傳統思想已發生了動搖，出其不意歷史科的低分為女主角後面的劇情埋下了重要伏筆，就在那一霎那心中的困惑得到了答案與享受短暫自由的快感，不過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從那一次段考之後，回到家中又繼續受

母親的影響要「用功讀書」的母親期待又開始逐漸淪落到心中困惑受到壓抑的情況，一個藉著分數低來短暫呈現心中自我壓抑得到解脫而後又敵不過學校與母親的傳統教育方式又回到困惑當中，就如圖示中可以發現那曲線看似絕望的向壓抑之處邁進突然間如希望般到達自由之處，但好景不常的很快又快速掉入壓抑虛線的情況……

「我很想去看看市場。」……

「讀書人，只要把功課念好就行了。明天就要月考了，也不看看已幾點鐘了。」

「我今天實在不想讀書。」(鄭清文，頁155~156，前衛)

以圖示而言，在考試前夕，當玲芝不想讀書想跟著母親到菜市場走一走時，這代表著曲線以來到最低點，玲芝已經受不了心中一直未得到解答的困惑以致於影響著她接下來的讀書動機，那壓抑的情況似乎已到一個地步準備與母親抵抗，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在這裡藉由玲芝舉了一件她同學黃菁華的「懼學病」的例子，她優秀的同學從原本第一名的成績因為受到徐老師挑戰學校教育的震撼，因而從此不敢來學校的一種心理疾患逐漸的在與母親「對抗」，對照圖示與故事的劇情而言，當玲芝勇敢的說出「我今天實在不想讀書。」的字眼時，曲線已來到了整個線性發展的最底點（困惑壓抑著她不想讀書），而透過玲芝舉她同學的「病例」作為她開始反駁母親或外界給予她的期望，當玲芝試著舉她同學「懼學病」的例子代表著某一種心理能量的反撲，

依照圖示而言，這個例子是支持線性反彈的關鍵動力，藉由別人的例子來表達自己的心聲，最後終究說服了母親讓她「重返」菜市場，圖示也正式由低點反彈，準備往頂點邁進。

故事劇情接著由家中轉移到菜市場，一位母親帶著即將要考試的玲芝，在這種場景有著極度反差的效果，故事描述到玲芝在菜市場裡所看見的一切，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她走到肉攤時……

……，正掛著一個羊頭。羊頭上的毛都已去掉，臉色顯得蒼白。……，她的鼻子挺直而冷靜，但再看牠一眼，又好像是在動著。……

她想起了一個人。那挺直的鼻子，……，似笑非笑的鼻嘴，不正是徐老師的活寫照嗎？（鄭清文，頁 159，前衛）

一位單純的學生，走在零亂的菜市場中，先是看到魚販處理活魚的過程已經覺得很噁心，那血腥的畫面早已烙印在她的心中，就在故事的巧妙安排下又目睹了一隻羊頭，看似還活著的牠，卻彷彿像徐老師的面貌一般，故事藉由女主角對這隻羊頭的聯想可以看出她對徐老師的不捨，這頭高掛在牆上的羊頭象徵著徐老師被學校開除、宣佈死刑的情形，那玲芝第一個聯想到的便是徐老師意味著她那心中的困惑、壓抑仍然影響著她，不會因為來到菜市場而感到舒暢，那只不過透過對這羊頭的影像更激發、活化她那心中試圖要突破已被壓抑許久的心理能量，依照圖示而言，曲線反彈第一關鍵因素是玲芝舉她同學的例

子，並且說明自己也快要變成那位同學般所謂的「瘋子」之外，線性當時已經開始有往上升的跡象，而第二個支持曲線再往上的動力便是在菜市場裡玲芝目睹羊頭所做的聯想，如文中描述著……

……，她的心在猛跳著，……（鄭清文，頁 159，前衛）

這句對玲芝的細微描述可以看出之前困頓的心理透過這次的影像再度活化了心中已被壓抑許久的複雜心情，玲芝心理猛跳著代表著她藉著一個事件來紓發心中對徐老師的懷念，也間接聯想到對已藏在心理許久舊有傳統教育體制僵化的思考與外在環境所產生的心思維，也就是徐老師所說的話兩個新舊思考開始碰撞與對立所呈現的生理反應（心跳快速）。依照圖示而言，這時候曲線已逐步的上升來到快要接近頂端虛線之處（困惑釋放、並且得著自由）。

故事尾段的高潮在於玲芝母親有別於一般的家庭主婦皆是買處理過的雞隻或者其他肉類，她卻執意要買一隻雞回家自己處理，而玲芝剛開始還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帶著害怕、緊張的心情回到家中，準備隨時「待命」的來幫助她的母親，正當母親忙著處理那隻雞時……

「玲，玲芝，哎呀……」母親突然大叫起來，聲音尖厲。（鄭清文，頁 162，

前衛)

就在母親大叫一聲並囑咐玲芝過來幫忙時，文中描述著那隻雞的慘狀，血淋淋的掉落在地板上一拐一拐的走著並且看著母親，而原本躲在房間裡不敢出來的玲芝突然間……

玲芝走過去，看著雞，……

她抓起門邊的掃把，對準著牠，猛揮過去，……

「刀，媽，刀。」

但母親只是愣愣地站在那裡。她一手抓起雞脖子，跑到廚房撿起母親扔在地上的刀，往雞脖子猛割，……（鄭清文，頁 163，前衛）

此段話有一個很明顯的轉折與關鍵，玲芝始終念念不忘徐老師的教導與心中試圖要尋找的疑惑與答案，原本一位膽小的小女生因為心中無法釋放的心理能量便藉著此機會宣洩到「殺雞」身上，依照圖示而言，此段的描述到原本膽小的玲芝突然間的走過去想要把那隻雞制於死地最後也達成「任務」意味著曲線已經達到頂端虛線之處，心中的困惑藉由「殺雞」的憤怒而得到了釋放，心理也變自由了，就如故事最後所描述的：

「媽，也許從現在起，我可以好好讀書了。」（鄭清文，頁 165，前衛）

透過此事件的演化，玲芝終於可以好好的讀書，心中的困惑不在壓

抑著她，從故事的安排就能知道她最終是站在徐老師思考的這一邊，儘管在現實的環境中根本沒有任何的改變，但就玲芝而言，心理方面的突破大過外在那僵化的環境的固執，依照圖示而言，當曲線通過頂端虛線之處時，玲芝便可以安心的讀書，在精神、心理上的成長帶來嶄新的思維。

### 在學校的「懼學病」

在〈雞〉一文中提到某班級因為歷史老師的一些話語而造成班上女同學的一系列反應與困擾，例如最明顯的便是自從聽了徐老師的話之後，玲芝便有了糟糕的考試分數，同學黃菁華從原本的「永遠第一」變成了從此不敢來學校的一種心理疾病的表徵—懼學症（school phobia），儘管是她同學的「呈現」，但如文中所言玲芝也是感同身受，就當玲芝與其母親爭論「讀書與否時」，她突然說到與黃同學同樣感受的話語—「有時候，我也會覺得自己快發瘋了。……」，這句話顯然是那麼的不平凡，如果從 Erikson 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角度而言，當年他在分析青年路（Young Man Luther）德時，也有遇到關鍵性的字眼……

「我不是」……

這句話出現在路德在唱詩班中突然間抓狂並狂叫時所說出的字眼，而 Erikson 使用他的認同角度開始去解釋其一連串有關路德的人格以及類似像精神疾病的表徵，回到此篇故事而言，儘管故事沒有很明確的提到社會環境背景，但從文中徐老師對班上所講的二句話便可以知道……

「可是有一天，教務主任警告我，說不按規定教書，進度也慢了，影響學生的成績。……學校裡的考試，……大專聯考的成績。」

「最令我傷心的是，竟有同學告到學校裡了。……實在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鄭清文，頁 152，前衛）

從徐老師的這兩段話多多少少可以知道「中學教育」普遍對學生成績和分數的要求，在僵化的教育體制下的師長、學校行政老師皆早已習慣性的服從幾十年來教育的氛圍，學校的考試、大學聯考的分數所呈現的是一種只以「分數」來斷定近「好學校」的唯一門檻，甚至有努力向學的學生因為一時無法適應徐老師的作風怒而提告，本文此處試圖要說明的是從這兩段談話可以隱約了解教育體制營造出一種深根的文化而普遍性的已深植在每位必須接受學校教育的學生中，當時的學校背景便是如此，對於玲芝以及她同學案例而言便可以知道她們長期處在以分數為基準的考試競爭文化當中早已習慣性的服從外在環境所給予的期望與壓力，一連串的考試文化卻因為某一學期班上歷史科老師所講的一些離別話深深的觸動了她們，使原來在她們心理固

有的傳統價值概念受到動搖，透過老師的談話也終究啟動了玲芝想要從這氛圍中跳脫的企圖，兩種新舊價值的碰撞、衝突與對立想必一定讓玲芝產生極端的心理狀態，使她與她患「懼學症」的黃同學同樣呈現發瘋的狀態，讓她陷入困惑與壓抑的憤慨當中，接著玲芝便再舉黃同學跟她說過的驚人語句：

「……，黃菁華還說，如能現在就死掉，人生是最美麗的了。」（鄭清文，頁157，前衛）

儘管這只是玲芝與她母親的短暫對話，但她屢次脫口說出驚人的語句使得氣氛顯得非比尋常，玲芝除了有感而發的也有類似「發瘋」的生理反應時意味著在她心理的逼迫之下試圖來否認傳統僵化的教育體制之外，她也同樣呈現「一種內在的矛盾與兩面性（inner two-facedness）」，此氛圍當玲芝感到發瘋一方面她仍然必須無意識的服從現有的教育體制模式才得以生存之外，一方面也是針對徐老師談話所帶出的影響，讓她有了新的領悟，從這裡可以發現當玲芝站在「兩條路徑」的中央面臨選擇時，那一霎那所呈現的類似精神病狀的狀態。從故事前半段來看，玲芝受到徐老師的影響能看出三個端倪，第一指的是玲芝最近一次的考試分數不理想，但是因為受到徐老師的影響心情反而坦然、第二指的是有一次在與母親的交談情況下說出曾經

有過發瘋的感覺與困擾、第三指的是在故事劇情的安排下，玲芝彷彿在其學業上出現了「圍困」(circumvallatus)，自我壓抑的憤怒所帶來的結果便是在真正考試之前一點都不想讀書的情況，有種被控制住的感覺，文中描寫到「媽，我還是跟妳去市場。不知怎麼，我心裡一直發悶。」顯示要在當下釋放玲芝心中焦慮的可能性只有一種辦法，而這也是玲芝當下唯一的路徑——走進菜市場，這也象徵著時空的轉換賦予玲芝一個改變的機會。

依照圖示與劇情的解釋可以知道故事前半段，在整體曲線普遍性的往下邁進的同時有一個「小插曲」促使這曲線突然間的往上到達頂端自由之處便是上學期當玲芝受到徐老師的影響到現今，當她在這段空檔期努力的整段、釐清心理面兩個新舊價值觀時，透過一次考試分數的大幅退步來間接證明她在那一霎那選擇了新觀念的那一條路，此處帶點某種程度的自我防衛機轉的意涵，除了認同新的價值觀之外，透過合理化的心理機制試圖以「第二層」的保護狀態防止那原本違反舊有價值觀所帶出的無意識焦慮，在為自己時反而心理覺得坦然與自由，不過無可否認的由於在這空檔期間所醞釀心理能量的轉移太快，致使在這一次的「征服」中揭露了自己的弱點，在只有玲芝一個人認同新觀念的狀況下顯得不知所措，那種不適應、不安、踏入處女地境

界的恐懼很快的又把她拉回舊有的傳統體制內，心理壓抑的結果才會在尋找釋放能量管道，試圖改變空間來換得喘息空間前夕產生類似發瘋的生理表徵。故事的中半段描述著玲芝與母親在菜市場的狀況，一位單純明天即將要期末考的女孩子高中生因為「不想讀書」而協同母親來到菜市場的反差影像再加上她在此環境下極力畏懼、排斥肉攤血淋淋作為所表現出的一種頑強與「不可侵犯性」(inviolacy) 象徵著在自我壓抑的圍困下，竭力防止外在事件擾亂其心靈的憤怒性……

她想起了一個人。那挺直的鼻子，……，似笑非笑的鼻嘴，不正是徐老師的活寫照嗎？（鄭清文，頁 159，前衛）

回顧文中的這一句話可以看出當玲芝在菜市場裡看到肉攤上方掛了一隻羊頭聯想到徐老師的影像再次強調在自我壓抑情況下義憤所帶出要支持徐老師的新觀念，「義憤」指的是她不滿學校開除她心中那位可敬的徐老師，就把這股力量聯想到這隻已被人宰殺的羊身上，也順便藉由接收此「印象」提供她尚未成熟的新思想概念，更促使玲芝想要打破舊有僵化的野心，玲芝此種不可侵犯性持續著到她母親決定買隻活雞回家自己「處理」還存在著，她躲進自己的房間刻意迴避母親宰殺活雞的血腥畫面，就在母親大聲尖叫呼喊玲芝時，她變了，從心理學的層面可以看出自我壓抑終究按耐不住徐老師帶給她的深

層影響，透過代替母親「殺雞」的行為越過了心中的那一面牆，到達自由、舒適的另一心靈境界。

整體的故事角度而言，玲芝與其黃同學感覺到發瘋甚至想到殺人的地步完全是整體社會文化脈絡結構所造成的，一位正直高中年華，還有許多思緒、認知與接收外界的訊息還停留在整理期當中，同時也是一個人急於尋找認同感（sense of identity）與被認同的敏感時機，對於當代玲芝而言，她被迫接受如此僵化的學校教育文化與背景，姑且不論原著透過徐老師的刻意安排，從認同的角度分析而言，玲芝面臨了一個新認同危機的到來，徐老師的談話隱隱約約代表的是教育的下一階段的象徵，依照 Erikson 的觀點，每一生命階段的中間皆有一個危機（轉折點），如果渡過了表示可以很健康的往下一階段發展，而如果遇到了困難它還是會繼續往下一階段前進，不過個體也許就在此固著（fixation），產生了缺陷，而個體天生就是在此階段學習預備到下一階段的寫照，透過文中巧妙的安排下，玲芝面臨一個從僵化、早已習慣的運作模式到全新價值觀的心理能量轉換的困境，心理矛盾的最大特徵便是有兩股力量同時存在於她心理當中，一股是控制她是否能生存在當代學校環境的「超我」，另一股是挑戰傳統價值的新概念，這兩股力量不停的衝撞足以讓玲芝藉著「發瘋」、「想殺人」的行為與

意念試圖逃避外在環境(母親)所給予的期望與壓力，從正面的角度，一位女青年正處於意識思考型態還未成熟的階段，即使當代學校文化教育已發展一段時間具有特殊歷史的涵義，但對一個青年而言，這和它並沒有直接深遠的關係連結，在她還在「尋找」的過程中，任何一件外在事件就足以讓其動搖與困惑，就如文中所言，最後贏得勝利的便是徐老師帶來影響的新勢力，從玲芝原本的不可侵犯性最後卻抵擋不了自我壓抑的焦慮因而作出驚人的作為某種程度上象徵著一個生命階段成功的到達另一生命階段的過渡期，她不願意再穩居於現況，心理反而是有一種理想要突破現有的處境到達那新疆界的欲望，當她殺雞的那一霎那終究找到了新認同方向，按照防衛機轉的解釋，玲芝的義憤所呈現的便是從原本膽怯的心靈最後卻能拿起刀砍死活雞的反向作用，不但替徐老師報仇，她同時也突破認同危機時期帶給她壓抑不能釋放的窘境。

## 故事四—〈秘密<sup>9</sup>〉—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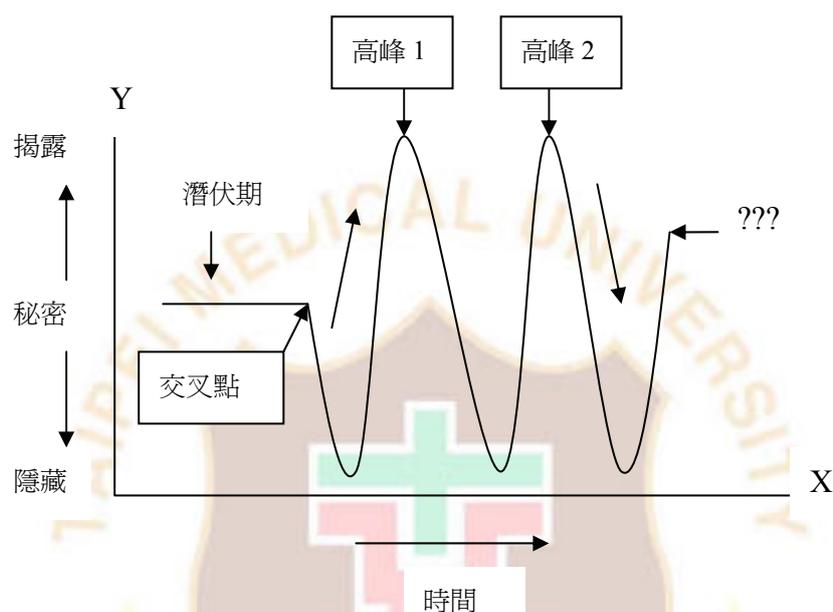
### 故事大綱

夜深人靜的河堤旁，還不算真正親密戀人的男主角建仁和女主角淑芬兩人散步於河岸旁，儘管已經約會、互動了數十次，但兩人似乎好像不太熟悉，積極的淑芬碰上斯文、木訥的建仁開啟了兩個人世界不同的相處模式，而必須承認的是淑芬和建仁當下的相處確實讓她感到極度的掙扎和矛盾，看似快結婚的兩人，只因為建仁不懂得所謂羅曼蒂克的浪漫加上他遲鈍的個性多次讓她失望，她也多次有當下想轉身走人的衝動，而事情有著突破性進展之處在於他們言談的互動中建仁提起河邊上優美的月亮和它所象徵的意義，間接開啟雙方不好的回憶，一場猜疑與揭穿秘密的場景正醞釀著……高中三年級那年，有過心碎經驗的淑芬，從那一刻起就曾經一度拒絕任何男人，但隨著年齡的增加與外在環境所給予壓力的情況下，於是就在親友們的介紹下認識了建仁，也許是過去難以抹滅的情感問題尚未解決，「後遺症」的結果就是努力想知道對方的秘密，那種失去安全感的緊張心態是要靠著揭穿別人不為人知的秘密來舒緩心中疑慮的行為卻成為兩人日後的衝突點。達到適婚年齡的他們於是便結為連理，而淑芬控制欲的特質就開始出現，故事有兩重大秘密被淑芬揭開，一、她的丈夫建仁一直有著儀式性行為（ritual behavior）—例行性的跑到一間醫院的急診室觀看死者的模樣來安撫心中的愧疚，二、建仁在家中時常在閱讀的休閒書籍（紅樓夢），而書裡特別註明之處都是光頭的女人，還附帶著些許的光頭女明星照片，建仁之所以會有兩種古怪的行為模式也是因為從前有一個很要好的女友不顧家人的勸阻，在私奔的過程中車禍而死亡，導致他來不及見她最後一面。總而言之，淑芬在整體故事裡

<sup>9</sup> 鄭清文（1998）。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卷4，台北：前衛。

那種支配、權威、狡猾的手法和態度象徵著不同意義，而建仁在劣勢中尋找某種生存管道意味著另外一種意義，而最終的目的就是去揭穿別人和努力保留自己的秘密。

### 故事的主題 (The theme of the Story)



以〈秘密〉這篇短篇小說而言，故事的時序發生在：

十二月的夜晚，河岸上偶爾有一兩對散步的情侶之外，很少碰到其他人。

以圖中 X 軸的時間而言，「十二月的夜晚」開啟故事演變的序曲，從文中的進展對照圖中就能知道建仁與淑芬約會、相處的模式意味著潛伏期，故事的主題是秘密，儘管他們已約會數十次，淑芬還是搞不懂建仁的害羞，看似最平凡不過的愛情模式，因為建仁的一句話而有

了戲劇性的轉折：

「今晚的月色真漂亮。」聽了這一句話，她的心跳了一下。這可能是今晚唯一的收穫。(鄭清文，頁 37，前衛)

透過建仁說得這一句話燃起淑芬內心的喜悅與悲傷的矛盾心理，可喜的也許是今晚最大聽對方說出約會時會說出討女人歡心的字眼，但故事第一件重大的伏筆是淑芬回想起以前不愉快的事情……

那一年，她高三。她到同學雪菁的家，見了雪菁的哥哥。……回家以後，他的影子一直在她的眼前。(鄭清文，頁 38，麥田)

後來她同學的哥哥因為讀書留學國外了，並與一位外國女子結婚，這對淑芬而言簡直是一場重傷害的失戀，所以也曾經不停的告訴自己不再與任何男人有瓜葛，故事進行到這裡仍然處在圖中的與 X 軸平行的潛伏期期間，事實上在河堤上的約會淑芬多次猜測建仁的行為以及為何總是那麼內斂與害羞產生了許多的遐想與推論，原本看是平凡的潛伏期因為建仁說出的「今晚的月色真漂亮」更加速了她內在矛盾的心情、記憶，也大大增加潛伏期準備要釋放其能量的可能性，淑芬在圖中所謂在潛伏期所做的猜疑與回憶皆是往後試圖揭穿建仁所做所為所心理能量的預備。

「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問，你知道嗎？」

「嗯。」

當她的身體浮起在空中的一瞬間，她只有一種感受，今晚的月亮顯得特別的大，也特別的亮。(鄭清文，頁 43，前衛)

儘管潛伏期埋下了日後其相處的不定時炸彈，但終究還是有些許的浪漫與感情，此段對談及描述對照圖中正好來到平行線（潛伏期）與其變成曲線往下滑落的交叉點，而這也是婚後展開秘密揭穿與隱藏的分斷點。

就整體故事而言，主要皆是淑芬揭穿建仁的秘密，以圖示而言，當曲線往隱藏的地方前進時，表示建仁成功的躲過淑芬的追蹤，保有自己的隱私，這時曲線來到 Y 軸底層隱藏的地方，而曲線呈現反彈一路往上升的關鍵點在於：

淑芬走進急診處。急診處裡，橫橫豎豎躺著許多病人。……

香華告訴她，什麼都沒有發現。……

淑芬和建仁結婚之後不久，就發現建仁不是早出去，就是晚回來。……

她問他，他總是隨便找個理由，支吾過去。……（鄭清文，頁 44，前衛）

在婚姻過後，建仁開始從事不為人知的秘密行為，曲線的上生除了自己以實際行動去到可疑之處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其在證卷上班同事香華的提議跟蹤，淑芬開始覺得婚後受制於建仁的詭異行為以及她本身的控制欲的影響，她實在搞不懂為何建仁會去到醫院的急診處看

屍體，文中是如此描述的：

本來，她以為是病人，正在奇怪病人為什麼裹著全身，而且把頭部緊裹成京戲裡的首級狀。……

……在邊處，豎著一塊小木板，寫著「太平間」三個黑字。

她又感覺到一陣頭昏，……，她有一種想吐的感覺。(鄭清文，頁 49，前衛)

故事的發展指出淑芬多次在建仁睡覺時試圖想叫醒他，問出所以來，心理焦慮的狀態想要知道建仁去急診處的動機就如圖中曲線呈現的往上升快要到達秘密揭穿之處，而曲線到達秘密揭穿之處在於淑芬對建仁詢問的一句話而達到了頂點：

「建仁，我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有個朋友告訴我，時常看到你去醫院。」(鄭清文，頁 53~54，前衛)

透過淑芬的質疑，開啟第一個秘密的揭穿，建仁於是非常坦白的告訴淑芬自己如此古怪的行為一十多年前，他認識一位百貨公司的女店員，交往到議論要談起婚假地步，不過因為雙方家長反對因而就在某一天晚上到了汽車旅館卻遭到女方家長的毆打，事後女方告訴他即將要嫁給一位富商之後突然反悔，說要與建仁私奔，但很不幸的就在女方叫一位親戚開車載她途中車禍而身亡，他以為那女的不會再來了，在生氣之餘已決了心，經過一段時間才發現原來已經因車禍身亡的消息，……

那以後，他就經常到醫院去。他雖然也到過小鎮的墓地去找她，但滿山的坟墓，實在沒有辦法。他只好到醫院，憑弔她最後走過的那一段路。(鄭清文，頁56，前衛)

這是整個故事中第一次重大秘密的發現，對照圖中的曲線圖這時候來到第一個高峰點。

故事的演變可以看出其原作者運用倒敘的描述手法，儘管淑芬已懷孕的事情還是個不為人知的秘密，但永遠採取積極主動的她認為建仁還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每個人都應該有秘密，她想。但有些秘密是可以忍受，有些卻不能。建仁沒有告訴她的，可以說是秘密的核心。(鄭清文，頁60，前衛)

從此段描述對照圖示就能明顯感受到曲線往下到最低點的情形，就在故事最後面的部份，淑芬與建仁平時在同一個屋簷下相處的情況下，她不停的再找線索，透過觀察建仁的生活方式意味著第二次秘密的揭穿，而就在淑芬有了一個舉動之後，圖示中的曲線又第二次來到了高峰……

「你說我的頭髮好不好看。」……

「你有沒有看清楚？」她說，把假髮拿掉。

「淑芬……」建仁叫了一聲，人都愣住了。(鄭清文，頁63~64，前衛)

淑芬拿掉自己的假髮有兩種象徵性的意義，圖示中的曲線又再一次的來到至高點，從故事的結構來看，淑芬真正剃光頭的原因早在故事結尾之處非常輕易的發現建仁在其平常休閒讀物紅樓夢書籍裡藏著都是光頭女明星及女主角一妙玉光頭的圖片，回到圖示而言，在第二次到達頂端之前，此次直線所呈現往上升最主要的動力就是淑芬無意間發現原本建仁就在閱讀的書籍裡的真相，為了要挽回建仁的心或者是要認同建仁目前奇特的嗜好，於是決定把自己的頭髮剃掉，而如文中的對話和「拿」此動作就能知道第二次秘密的揭穿是淑芬的秘密(光頭的面貌)。

故事結尾當建仁為著妻子所做所為感到驚訝時，值得注意的對話是如此說的：

「既然妳這樣說，我就問妳，妳在認識我之前，有沒有其他的男人，有沒有和其他的男人發生關係？」(鄭清文，頁 64，前衛)

建仁此話出口的來龍去脈已經能知道前面關於建仁主動描述感情史的情況，而他現在轉換成那一位「主動者」，對照圖示可以除了在第二高峰點淑芬揭穿自己的秘密之外，當建仁反過來問起她問題時直線又是一路往下到隱藏的低點，而又再一次反彈的關鍵點的敘述是：

本來，這是她想問他的，而又不便開口，……。她感覺他的眼睛像一把刀，盯視著她的頭部、胸部和腰部。但她不加思索的說：「沒有。」(鄭清文，頁 65，前衛)

示圖示而言，當建仁逼問她時直線仍又往上升的情況，但當淑芬說一句：「沒有」時，又為呈現可能性的第三個高峰點，但從文中淑芬的敘述就能明白她一再的轉移焦點：

「有。人不可能沒有秘密。現在我想告訴你一個重大的秘密。」

「重大的秘密？」……

「你要做爸爸了。」(鄭清文，頁 65，前衛)

依照劇情的演變，真正的秘密不是建仁要做父親的事，直線此處停在要揭穿秘密前的另一關鍵點，不過也就停在此點，留下了詭異的問號，淑芬採取的轉移焦點手法，更讓故事變得沒有顯著的結局，本來是看淑芬是否很坦然的把自己過去的情感創傷揭露給建仁，也就是圖示中的第三個高峰點，但在她轉移的情形下，用一個值得「高興」的秘密來偽裝、掩飾她和建仁遭受到同樣命運下場(最後都愛不到對方)的秘密，也為故事增添了往後許多的不確定性。

依照本文客觀性的推論，整體故事秘密揭穿的核心在於男主角木訥、內斂但背後卻為自己尚未解決的私人問題促發了如敘事圖示中兩

個「高峰點」和「最低點」，也帶動整體故事的張力、連續性與故事女主角對此事件的因應、解決辦法。

### 男方自我形成 (Ego Formation) 的蹤跡

故事的前半段圍繞著建仁與淑芬的互動，已經約會幾十次的他們似乎沒有增加對彼此的情感，還是一如往常的聊著天，淑芬在文中是如此的描述：

看來，他是相當冷漠的。是因為性格？還是因為以前在情場上有過挫折？三十六歲了，不結婚總是有原因的吧。(鄭清文，頁 37，前衛)

透過此段的心理描述，淑芬開始隱隱約約知道建仁與她的互動模式原因可能是從前他心理所受過的某種傷害導致啟動心理防衛機轉的情感抽離 (emotional isolation)，其冷漠的性格背後原因可能就是往事逐漸的把焦慮的源頭—自我形成，只不過他啟動了防衛機轉—情感抽離所呈現的「冷漠性格」暫時性的來杜絕自我產生的焦慮 (generating anxiety)。

### 男方焦慮的釋放？

建仁對淑芬說的「今晚的月色真漂亮。」間接讓淑芬回想起往事不堪回首、難以抹滅的痛苦記憶，透過建仁段話的影響，兩人總算有了

共同話題—秘密，這也是往後故事鋪陳的重要情結安排，值得關注的是建仁開始由內斂慢慢轉變成可以訴說自己內心世界的心事：

「每一個都有秘密。」

「不，不，你什麼都不必說。」她趕忙阻止他。

「那是十多年前吧，我在鄉下教書……」

「請你不要再說下去。」（鄭清文，頁 39，前衛）

從心理層面而言，建仁自我形成所產生的焦慮已慢慢成形，但他也試圖除了前面淑芬的心理描述、猜測與本文推論的情感抽離之外，在這裡可以實際發現建仁用實際的行動要釋放其心中的焦慮，他渴望對著自己的未婚妻闡明自己的過去，但卻被對方試圖阻止，這也代表著焦慮釋放的再次被壓抑、無從紓發，讓這股心理能量繼續著存放在建仁的心靈處。

### 男方「自我形成」帶來的效應

以佛洛伊德對於自我形成的觀點，它會帶來所謂的「焦慮」，從文中的線索可以觀察出兩個環節逐步形成所謂的「自我」，分別是在故事一開始淑芬的心理推測所呈現出建仁冷漠性格背後不為人知的創傷和建仁從收斂變成開朗之後，願意傾訴欲釋放心中的焦慮卻遭到「阻止」造成建仁在結婚之後自我形成（Ego formation）產生的極大焦慮，必須透過儀式性行為（ritual behavior）才能消除焦慮，文中是

如此的描述：

淑芬和建仁結婚之後不久，就發現建仁不是早出去，就是晚回來。……  
她問他，他總是隨便找個理由，支吾過去。(鄭清文，頁 37，前衛)

故事的核心在於兩人在於結婚之後的極大轉變，從故事的情結安排中建仁是把秘密放在其一直到醫院急診處之後才來探討，依照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就是因為這項秘密，一步一步在故事中形成自我所產生的焦慮，而終究在婚姻之後爆發，根據佛洛伊德的觀點，症狀的形成 (symptom formation) 為的是要抑制自我產生的焦慮，拉回故事來看，建仁經常去到醫院觀看光頭死人的習慣性行為被視為一種症狀——古怪的行為 (peculiar behavior)，就如佛洛伊德手稿所言強迫性精神官能症 (obsessional neurosis) 者一碰觸某些東西之後所滋生的焦慮感必須靠著瘋狂性的洗手來安撫其焦慮感一般，建仁正是從事儀式性的行為來釋放、消除心中的焦慮感。也許這焦慮永久存留在建仁的心靈最深處一般，當淑芬「跟蹤」直到建仁揭穿其秘密的同時，為了維持其外表冷靜的態度，文中是如此描述的：

「這就是我的秘密，實在太平凡了。」(鄭清文，頁 56，前衛)

建仁再一次啟動心理防衛機轉的情感抽離，從儀式性古怪的行為到說出秘密的平靜心情，可以看出當初自我形成 (ego formation) 之後

焦慮感無時無刻困擾著建仁，脆弱的自我矛盾之處在於它是產生焦慮的主要源頭，在「現實原則」中總是必須面對著自身欲望的實現或掙扎的窘境，而同時又要想盡各種手段試著消除那原來的焦慮，起先在淑芬沒有發現的情況執行古怪的儀式性行為而當淑芬發現的同時為了因應那突如其來的情緒反應便又用心理防衛機轉試著去防堵焦慮的再次活化。

### 女方自我的形成

以淑芬而言，打從故事發展開始就顯示出猜測對方的心理，對於她而言，其故事對淑芬的心理描述總是圍繞著有一種詭異、無安全感的氣氛的主要核心原因在於高中時代暗戀一位同學的哥哥並且燃起心中想要與他私奔的衝動，不過後來的結果便是她同學哥哥留學國外之後娶了外國女子為妻，於是這事件就像鎂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般烙印在她心靈的最深處，也就是這件事情讓她從那時候起無法再去碰男人，自我形成（ego formation）從那時便產生了焦慮，並多次藉由情感抽離的心理防衛機轉呈現對異性的冷淡與排斥，這是在焦慮活化之後，第一次所做出的因應，也因為經歷了這一事件所產生焦慮的心理衝突能量無法尋找管道釋放、轉移，於是由情感創傷產生的「症狀」塑造她沒有安全感，導致在結婚之後便不斷的精神兮兮的透過「追蹤」來試圖消除其心中的焦慮—由從前情感創傷的失落感

心理能量轉移到不斷追蹤的衝動，男女方各自焦慮的形成湊巧便是一凸一凹的契合，一位試圖在隱藏自己的秘密而另一方卻是積極的揭穿秘密，透過兩人的互動模式逐漸勾勒出故事沒有結局的不確定性，值得一提的便是故事結尾建仁對於淑芬的監控表現出的「反撲」，原本被動的他這時卻轉為主動詢問淑芬關於她不為人知的秘密



## 故事五—〈皇帝魚的二次災厄<sup>10</sup>〉—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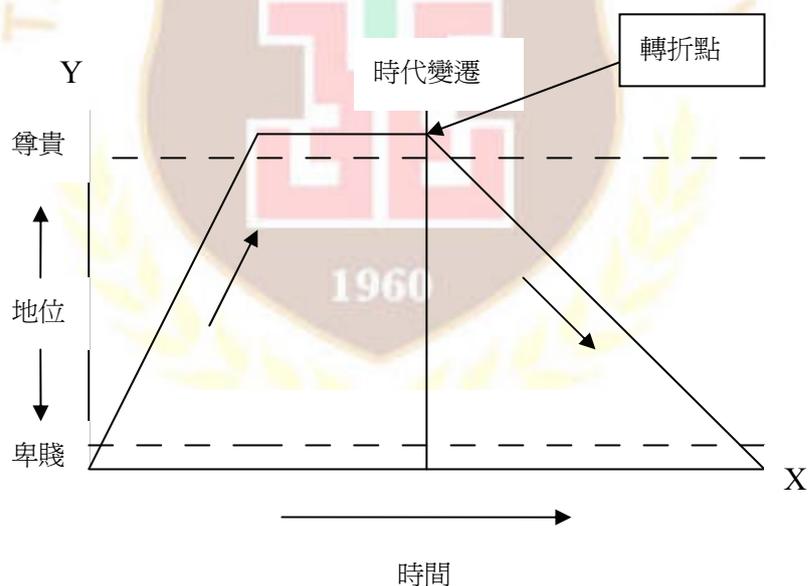
### 故事摘要

故事開頭描述到皇帝魚的命名由來是明朝一位臭頭皇帝洪武君在某一天吃了一種魚之後覺得非常好吃，於是就把他吃剩下的另一半魚身放回到河水裡命令此魚能再度繁殖並以他的職稱命名—皇帝魚，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皇帝魚出現。故事場景拉回到現實之中，一開始出現的男主角金春發，在農村生活極為貧窮的他，一心一意只想著有一天要過皇帝般奢華、富貴的生活，於是就在以務農維生的父親過世的那一刻變賣當時一直要求父親賣但父親始終不肯的農耕地，而所換來的金錢就用來享受榮華富貴，如此驕傲的心態讓他彷彿過著皇帝般的生活，就在某一天，春發不小心在人多的場合聽到有一個傳說，也就是如果吃了淡水河的皇帝魚之後就會變成皇帝，於是便囑咐妻子買了煮給他吃，很期待吃到那種魚的春發就在吃了一口之後希望落空了，魚不但難吃而且還把其吐了出來，又聽說皇帝魚命名的由來之後便仿照明朝洪武君的作法放回到水裡，只不過這一次是身上缺一塊肉的皇帝魚，就在春發妻子懇求土地公救活那隻魚之後便是故事中的「轉折點」，在故事的後半段再也沒有提起金春發這號人物，而是把焦點放在現在有殘缺的皇帝魚身上，第一項感到悲哀的是當其

<sup>10</sup> 鄭清文（1998）。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卷六，台北：前衛。

他的皇帝魚碰到牠時，就用歧視的眼光、嘲笑、排擠牠，第二項悲哀是身上缺了一塊肉失去保護自己及捕食的能力，心情於是跌到了谷底，除了沮喪之外更令牠焦慮的是生出來的小魚也會和牠一樣有缺陷，於是便使盡一切力量反常性的吞吃自己的後代並不停說服、解釋給牠原本的同伴，牠現在所做的一切為的是要脫去身上的標籤，不幸的是脫不去，傷心透頂的皇帝魚不停流出的眼淚也融入了河水代表著永遠的悲哀與無奈。

### 故事的主題 (The theme of the story)



故事的發展起初必定有時間的順序，而〈皇帝魚的二次災厄〉這篇小說的時間序是如此描述的：

據說，大明皇帝，臭頭洪武君吃了這種魚，……（鄭清文，頁 57，前衛）

「據說，大明皇帝」的故事敘事便開啟上圖中 X 時間軸的起步，加上 Y 軸描述的身分地位的變遷的交織構成了整體故事的主幹。上圖中時代變遷的「分隔線」把整體故事畫分了二段，在前半段提到男主角金春發的生活背景，務農維生的家庭，靠著父親朝夕辛苦的耕耘養家糊口……

因為都市迅速發展，他的農地也快速的漲價起來。……父親還是繼續著耕耘著。（鄭清文，頁 57，前衛）

故事的第一個值得關注的便是金春發從小卑賤的身分、地位，享受不到奢華生活感到憤恨不滿，習慣喝酒玩女人的他簡直與父親有著天壤之別的差异，一心一意想要變賣土地，抹殺農地的他也多次與父親起爭執。

不幸，父親在三年前過世。金春發繼承到那些土地之後，就先賣掉一部份，還清債物，也蓋了一棟新房子。……，因為沒有父親再來管他，比以前更變本加厲了。（鄭清文，頁 58，前衛）

故事的轉折在上圖中得到了顯著性的改變，就在父親過世後主角的身分地位從卑微就以直線上升的狀態到達了尊貴的地位，過著奢華的皇帝般的生活，春發實現了從小夢寐以求的願望，所有他對事情的態度也隨著改變，除了住洋房，有車子之外，更喜歡吃一些稀有的珍品，

就如上圖可以看出直線達到尊貴地位的虛線之後便呈現水平往直走的狀態。

但是，自從他有錢之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鄭清文，頁 60，前衛）

有錢之後過著皇帝般的生活，而故事另一個轉折點就是金春發吃黃帝魚的情境，因為一心只想當皇帝的心態便囑咐他的女人買皇帝魚來給他吃，他試圖要仿照臭頭皇帝洪武君吃了這種魚之後就是真正的皇帝，不料卻換得難吃的結果，但也許是良心發現……

「這樣子好了。這一條魚，又醜又難吃，我卻很想牠再活下去。妳說，我像皇帝嗎？我要牠在活下去，並且要子孫萬代的傳下去。」（鄭清文，頁 61，前衛）

就是因為金春發的這一句成了整體故事發展情結的分水嶺，自從他囑咐他的女人要把這條皇帝魚放回河水之後，不知覺的就來到故事的後半段，從故事的角度，說出的這一句話象徵著時間、空間和角色的整個交替和轉換，故事巧妙的安排在於從金發此角色變成了那有殘缺的皇帝魚，能有如此的落差代表著前後段故事戲劇性的轉變，當皇帝魚再次透過土地公向牠吹氣，使之又活過來回到那熟悉的環境之後讓原本尊貴的地位有了鬆動，對照圖中與故事的情結所持續進行的位置，此時來到了時代變遷（與 Y 軸平行劃分時間 X 軸的軸線）與故事主角轉變成皇帝魚整體社會地位狀態直線的交支點，而過了此點之

後，直線原本從尊貴的地位一路往下滑，透過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端倪：

第一件感到悲哀的事是，牠的同類都笑牠醜。牠的肩膀已失掉一塊肉，……（鄭清文，頁 62，前衛）

透過第一項的缺陷表明了牠已失去了與牠同伴相同的身體結構，也間接象徵著牠已不隸屬於皇帝魚……

皇帝魚的第二項悲哀，就是那一塊疤痕的顏色，……（鄭清文，頁 63，前衛）

從第二事件可以看出牠已失去自己在河水底面透過牠褐色皮膚與沙相同的顏色的保護自己與獵食的能力……

皇帝魚的最大悲哀，是在產卵季節。牠不願意生下和自己一樣醜陋的子孫。（鄭清文，頁 63，前衛）

這句話的涵義很明白的表示牠不願意有「重生」的後遺症，不願讓牠的後代和牠一樣有身體的殘缺與被別的同儕恥笑的情況。經由這三件事情足以撼動其從尊貴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卑賤的地位，從圖中就能看出其直線從原本還在尊貴地位之上的虛線一路往下到達了卑賤虛線的位置，總而言之，故事發生的兩重大事件分別是一開始非常想要其尊貴的地位，後來如願以償實現了，不料時空的轉移逼使著牠想要

回到牠原本的樣子，但終究還是回不去，這讓牠非常的沮喪與傷心。

### 「症狀」的產生

故事的前半段可以看出其男主角金春發與他的父親極反差的心理狀態，父親一心只想用這片農地安安心心的過著平凡的生活，儘管時代、社會變遷造成其土地漲價但仍不為所動，反觀兒子主角金春發整天好整以暇的玩女人、喝酒，並有一股非常強烈的欲望能夠擺脫目前的卑賤，極力的想掙脫到達更高的境界……

從故事前面父親不停的囑咐兒子工作但春發卻與父親賭氣、放肆的玩女人與喝酒呈現了替代作用的防衛機制，儘管春發知道父親在世是不可能照其意思變賣土地賺大錢，所以他那對父親的不滿所產生的焦慮，並經由玩女人與喝酒暫時性的撫平、驅除其焦慮，把心理能量轉移到這兩件事情上，而後劇情的發展指出父親的過往間接性的實現他做皇帝般的美夢，特別文中提到：

金春發大聲問：「這條魚，什麼地方像皇帝？」

金春發的女人，是他從中部的鄉下娶回來的，……因為金春發時常大聲吆喝她，有時也會打她，她很怕他，……

顫抖著聲音回答他：「魚不是皇帝，吃魚的人才是皇帝。」

金春發道：「呃，那我是皇帝了。哈哈，我是皇帝了。」（鄭清文，頁 59，前

衛)

金春發過著皇帝般的生活之後，除了物質享受之外，更聽說了明朝皇帝有吃黃帝魚的傳說，於是便囑咐其妻子買了此魚煮給他吃，從金春發對皇帝魚的態度就能看出其把自己投射到皇帝，儘管吃魚是稀鬆平常的舉動，但透過此互動與和妻子的對話，他確實將自己投射、比喻成皇帝。

金春發小時後喜歡看歌仔戲。他最羨慕的就是皇帝那個角色。穿得最漂亮，戲也不重，而且總有一大堆文武官員跪在他面前叩頭。(鄭清文，頁 59，前衛)

真正金春發想當皇帝的心態出現在小時後在看歌仔戲的時候，透過皇帝的角色不知不覺潛抑到金春發的潛意識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文中指出「他最羨慕……」可以明確暗示出確實當皇帝的欲望或許不能在童年時期達成與實現，但透過防衛機轉—潛抑作用的功能，把此慾望轉化成潛抑性記憶 (Repressed memory)，一直保存到可以透過某事件再次的活化 (Re-activate) 才能到意識裡來，從佛洛伊德的觀點，潛抑是人類主要的防衛機制，無論是白天或者夜晚的思想產物都有可能經由潛抑作用放到原我的所在，而後過了某一段時間經過不經意的思考、偽裝的形式冒出到意識來。

本文在故事的前半段找出了三項心理自我防衛機制，首先在替代作用中金春發把想賣土地的欲望（願望）暫時性的以玩女人與喝酒釋放他與父親不和所產生的焦慮之外，而替代心理作用所產生的行為就在父親過世之後得到了舒緩，除了物質享受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第二項的心理防衛機制（投射），把從前遺留下來殘餘的心理能量，更變本加厲的透過投射的心理，讓他在精神方面達到了做皇帝狂傲的心態與扮演此角色，就如前面圖示清晰的說明，從卑賤到達尊貴的直線的源頭可以先透過這兩項防衛機制、心理的能量、慾望、野心透過實際上與心理表現一致的行為舉止一步一步就在最大的障礙（父親）消失的同時實現了其尊貴的地位與呈現的狂傲口氣，第一、二項的心理防衛機制產生的行為無意間活化了第三項潛抑作用的防衛機制反過來支配（dominate）前兩項的防衛機制，進而加速直線往尊貴地位虛線的情況。

故事後半段主要環繞在描述皇帝魚悲慘的下場，值得注意的是皇帝魚所產生的焦慮與更加焦慮，從文中明白指出焦慮的原因是淺顯易懂的，但如果從整體故事脈絡想必更能找出其更具特殊的意涵，尤其文中後半描述：

……。皇帝魚更加焦慮了。……（鄭清文，頁 63，前衛）

此句的上下文描述到皇帝魚是因為不想生出像牠一般的小魚，所以焦慮，從佛洛伊德對焦慮以及症狀形成的其中一點的看法是如此描述：

「,.....symptoms are only formed in order to avoid anxiety: they bind the psychical energy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discharged as anxiety.」（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144）

這句話的意思指的是佛洛伊德認為所謂「症狀」的形成目的是為了避免有焦慮的產生，症狀形成（symptom formation）呈現的行為所帶出的精神能量為的是要釋放其焦慮，例如強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在碰觸任何東西之後所產生的本能性焦慮就必須靠著不停的洗手來消除其焦慮，就皇帝魚而言，當牠再次回到其同儕中時，受到同伴的恥笑與排擠所產生的焦慮無意間轉移到自己要生的後代上……

牠不願意生下和自己一樣醜陋的子孫。所以，牠一生下卵，就把那些卵，一個一個的吃掉。（鄭清文，頁 63，前衛）

為了消除焦慮，皇帝魚必須吃掉其自己的子孫後代，文中也特別強調去挑戰有別於一般物種皆是盡一切可能的保護其後代的可能性，牠卻是盡一切努力銷毀自己所生的後代，從某方面而言它是一個症狀，為了釋放焦慮最後不得不採取的「殘忍手段」。

有些卵，還是孵出了小魚。……。牠不能讓那些醜陋的小魚長大，……。皇帝魚知道，牠已經沒有辦法吃光自己的醜陋而不幸的子孫了。……（鄭清文，頁 64，前衛）

儘管上述提到以佛洛伊德焦慮的觀點可以明白指出其症狀的形成（吃自己所孵出的魚卵）是在消除焦慮，但文中後續也明白說道牠終究無法吃掉自己全部的後代，在此種情況下，佛洛伊德又說道：

「,.....we shall prefer to say that symptoms are created in order to remove the ego from a situation of danger. If the symptoms are prevented from being formed, the danger does in fact materialized;.....」(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P.144 )

以皇帝魚後半段的故事可以看出這邊出現的危機（danger）指的是不斷生出和牠一樣的後代，而症狀的形成就是為的是要避免危機所帶來的焦慮感，儘管靠著症狀形成的行為試圖釋放自我所產生的焦慮（generated anxiety），但受制於外在環境的影響，皇帝魚最後還是因為環境的一發不可收拾而停止了所謂的「行為」，就如佛洛伊德這裡所說得「.....symptoms are prevented from being formed,.....」，換得的卻是自我（ego）的無助，無法去因應持續增加的本能性要求（instinctual demand），也就是最原始引發的焦慮成分（生出同類），故事的結局所就如文中說得：

……。但是，牠很傷心，眼淚還是不停地流出來。牠的眼淚一流下，就被河水沖洗掉了。……，河水就是牠的眼淚，晝夜流逝不停的河水，就是牠的眼淚。  
(鄭清文，頁 64，前衛)

流下得只是原我產生焦慮之後永無止境的悲哀與防衛機轉象徵性的崩解。



##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 第一節 壓抑與解脫

根據五篇小說的研究結果，以 Gergen 的角度而言，目標狀態 (goal state) 是整體故事的主要脈絡，也是對故事裡主人翁 (agent) 的一種驅力 (drive)，由目標的設定勾勒出整體故事的發展起伏，本文試圖在這五篇當中用壓抑、焦慮、認同與解脫來做分析與探討並歸納出幾個不同的議題，〈水上組曲〉呈現的便是男性對於一位女性愛慕所表現的內在心理衝突現象，他逐漸克服心理障礙最後快達成目標的時候卻落空，留下的只是無奈與絕望，只好又繼續過著往常一般的生活；〈皇帝魚的二次災厄〉充分的描述著達成目標之後卻又反悔的跡象，「二次重生」所帶來的並不是喜悅而是悲傷，最後企圖遠離目標的尷尬結局；〈雞〉很明顯是唯一達成目標的故事劇情，儘管也不是真正對環境造成實質上的改變，但心理卻是達到了自由的境界；〈我的「傑作」〉是五篇當中唯一真正達到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方面的欲望實現；〈秘密〉卻陷入慾望實現與未實現的情況架構中，終究沒有結論。透過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見目標是帶動個體促發心理能量、衝突的一關鍵因素，不過總是沒有那麼容易就實現心中的願望，依照精神分析的說法，當自我形成 (ego-formation) 的那一霎那，焦慮及無法釋放的心理能量便開始攪擾著個體進而逼使著他有所行動作為意

味著本來平凡的生活劇情因為故事重大的轉折點(主人翁不一樣的初始生活)而啟動了目標狀態,不過也因為如此造成了個體痛苦和焦慮的開始,在困難重重、僵化的環境構造中如何脫穎而出,真正得到釋放是要經過許多重大「考驗」的,重點是自我(ego)確立之後後續所引發的效應(effect),無可否認指出文本(story)皆是未完成的敘事作品,當然本文只是針對作品的內容進行分析與探討,在五篇小說主人翁的世界中,他們所要共同面對的是被壓抑的心理進而間接產生焦慮感,於是企圖尋求各種釋放能量的管道,儘管整體故事圍繞在交談與情境描述中,但透過整體氣氛以及字裡行間的空隙也能找到其關鍵性的分析因素,在前面研究目的的部份有提到鄭清文先生短篇小說人物的共同特徵—卑微似乎從這五篇具有濃厚心理現象衝突的小說中可以相呼應,〈我的「傑作」〉投射出欲望驅使著個體能運用不同的方法、偽裝的技巧達成目標的殘忍手段是一種另類謀殺別人謀取自身利益的悲哀下場,按照 Gergen 的觀點可以根據此五篇歸納出三大類型,第一類型就是悲劇,而〈水上組曲〉、〈皇帝魚的二次災厄〉就是隸屬於此類的事情節,儘管仔細的分析都能呈現出不同的曲線發展,但大致上最後皆是悲慘的結局;〈雞〉與〈我的「傑作」〉都可以視為喜劇的收場,〈雞〉所要表達的便是心靈上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狀態,而〈我的「傑作」〉儘管是五篇當中最具有實質上達成的真

正目標，但多少也能看出其故事尾端反諷的意味；〈秘密〉便是屬於 Romantic-saga 故事的寫照，整篇故事起起伏伏沒有結局與答案。除此之外，例如〈秘密〉、〈雞〉、〈水上組曲〉、〈皇帝魚的二次災厄〉充分說明在逆境中努力解脫的過程，那看似卑微、懦弱的小人物所呈現的心理衝突現象多少與文化性格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關連，此四篇所描述的共同社會背景皆是僵化、刻版、集體潛意識所潛移默化、慢慢逐漸塑造而成的，彷彿就像佛洛伊德提出的「超我」，超我不知覺形成的文明文化，透過任何形式附著在舉凡言語、教育、行為互動模式、價值觀上面，〈雞〉的焦點在學校教育、〈水上組曲〉提到前人行為的傳統典範、〈秘密〉描述著兩人存在著懷疑、不熟識、無安全感的人性、〈皇帝魚的二次災厄〉所要表達的便是社會價值轉變之下重生所帶來的絕望，那看似不一樣的劇情內容但卻有相似之處在於主體（agent）就在那麼龐大的文化環境、傳統（超我）的壓迫下，試圖尋找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自我形成（ego formation）產生的焦慮被附著於內心欲望所造成的心理能量衝突，透過不同的抒發管道，尋找各種替代物、昇華作用逐步釋放心理的壓抑以及社會心理方面關於認同議題的釐清。回到精神分析的探討，在一篇 1894 年佛洛伊德的短文中把歇斯底里症、強迫性精神官能症歸類在”neuro-psychoses of defense”的急性幻覺混亂個案當中，「防衛」

這名詞首次出現在他的研究文稿中，佛洛伊德認為歇斯底里等症狀的來源是兒童期發生的性創傷經驗（實際誘發性的衝動、侵犯、攻擊等）潛抑（repress）到兒童記憶腦海裡，以致到成年或青年時期因類似的性誘發（seduction of sexuality）又再次被活化，並經由一系列古怪（peculiarity）行為呈現、表現在意識世界當中，直到後來談到強迫性精神官能症也有類似的診斷說明，他認為性創傷經驗潛抑到記憶裡，會以情緒性自我責備（self-reproach）的方式呈現，根據佛洛伊德的解釋，潛抑性記憶（repressed memory）是一種防衛機制，保護個體免受難以承受的外來衝擊，但必要時，防衛也會崩解讓潛抑的材料竄出意識來（例如 hysteria 等）。防衛這概念於是又多次出現在後續的手稿當中而逐漸受到矚目，最重要的應是 1926 年佛洛伊德出稿的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防衛概念最大的轉變是從原本單純生理反射的概念慢慢轉移到人格特質和社會心理層面，病例在因應外在環境「技術」的解釋，在 1926 年談的防衛機轉（defense of mechanisms）開始著重在人與外在環境互動所產生的壓抑與防衛。從心裡學角度來看鄭清文小說—〈雞〉、〈水上組曲〉、〈我的「傑作」〉、〈秘密〉、〈皇帝魚的二次災厄〉也可以歸納出人物的共通主題在於「壓抑」，因為壓抑所帶來後續人性追求理想所遇到的困境和阻礙，依佛洛伊德最原始的想法指出自我設法去運用「潛抑」來防衛那

從原我產生出的本能性衝動（instinctual impulse）－屬於生物性的解釋，本文基於這一觀點來解釋小說人物裡心中所渴望的理想境界或生活方式，因為外在環境的種種阻礙心理不知覺中所產生的「壓抑」－社會性的解釋似乎和佛洛伊德所提出的本能性衝動頗有相似之處。



## 第二節 文化生活投射於小說

一個地方的生態塑造文化，文化塑造人格，當然人永遠影響著文化的脈絡和趨勢，因為在人與另一人接觸的那一瞬間開始，文化從此就蔓延開來，關於文化與人格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社會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所關注的核心議題，有別於一般傳統西方科學用心理測驗研究人格所產生出的統計數據，隨著文化心理學在台灣的崛起和備受關注，近年來逐漸引起國內心理學者的重視，輔仁大學心理系宋文里老師在〈應用心理研究〉就曾說：

雖然心理學曾經在人類學的影響下產生過「文化與人格」或民族心理學研究，並且在跨文化比較研究的趨勢中，也產生了跨文化心理學，但由於對其中隱涵的行為主義、實證主義以及泛普同論之不滿，「文化心理學」這種新心理學在九零年代終於崛起，用以集結各種反實證論的心理學或相關學們的研究，而對於人類的心靈生活採取朝向更進入文化脈絡的置身在地思維，更具有辯證依存關係的意義結構，以及更能夠返身自省的批判詮釋。(宋文里、頁 43)

很顯然的宋文里老師是在對傳統量化研究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和省思，特別是人格與文化心理研究的領域，不是單靠僵化的數據統計就能了解人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宋老師所強調的是經由人類的語言、口述、心靈生活以致演變到文化脈絡的現象，運用有別以往心理學理論，更能精確的從中探索人格特質與文化社會脈絡，宋文里老師接著

參照 Richard Shweder 的綜述：

其意涵至少包括意向性、意義之可譯性的哲學研究……語用學的語言研究……  
諸學科內外所使用的措辭法之文學研究……社會指涉、情緒社會化之發展研  
究……敘事法與對話狀態之心理學……文化裡的神話……在各種體制境遇之自  
我或主體狀態的民族誌研究等等。(宋文里、頁 43)

根據 Shweder 的觀點，上面所提的研究皆是在社會、文化、人格心理的範疇內，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切入無形中也慢慢的形塑出人格與社會應有的脈絡或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理論研究方法與傳統社會心理的關係仍處於初發展階段，如何取得共識並且實際的執行仍是重要的議題，隨著在地意識的抬頭，本土心理學正努力走出一條創新研究、學術的路徑，期待產生屬於「在地文化」的社會、人格心理學。

在鄭清文五篇短篇小說裡，人物有志一同的皆在尋找解脫、救贖之道，暗示著個體 (agents) 應有的自主性，在僵化、保守環境的情況下，追求自己無法達成的理想和欲望造成不幸與悲哀，在他近兩百篇的著作中，經由不同的創作年代情節、時空背景，無論結局是悲或喜，故事中的主角都在努力想盡一切辦法，除了心裡上的防衛、因應與認同之外，更用具體的行為力抗環境所帶來的衝擊，〈水上組曲〉、〈雜〉、〈秘密〉、〈皇帝魚的二次災厄〉和〈我的「傑作」〉充分的展現個體所要呈現的執著、積極、挑戰的精神性 (mentality)，這也

和佛洛伊德主張它者（id self）相呼應，個體在追求自由、理想世界的過程中經由潛意識裡的遺物，偽裝成一種能量和動力，一方面符合超我的規範，一方面也能在自我中找到生存的空間。鄭清文先生特別強調生活在於生活的重要性，除了是他創作的核心動機之外，透過他的作品能看出其保留了至少在他用心體驗生活下原始的風貌，這五篇小說呈現的便是不同的生活場景，也代表迥異的文化特徵，儘管透過僅此篇幅是無法擴充解釋到文化人格的部份，本文僅就這些篇幅試圖把其解釋成在眾多鄭清文先生作品主題其中的一小文化圈，五篇具有濃厚心理學色彩歸納出的壓抑、焦慮、防衛與認同可以間接解釋其無論在何種體制下，卑微個體對抗外在龐大世界的生命旅程，並從中去解釋其內心心理世界所觀察或推論現象所形塑出的特殊文化心理模式。

### 第三節 契合性

本文所關注的議題除了稍微提到文化、社會心理等部分探討之外，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文本與精神分析的另類結合，事實上像類似的分析方法早已非常普遍，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的皆已有非常豐富的文獻，但有別於以往傳統上佛洛伊德找到一位人物關鍵性談話或字句，從此便根據此段話開始進行心理自傳般的詳細分析，甚至觸碰到其生活背景、當代的環境等，佛洛伊德似乎要試著說明他把故事裡主人翁的各種心理行為視為一種症狀（symptom），也間接符合當初解釋、分析臨床案例的工作，依照旁人的看法也許不是一種症狀，但他卻形塑出一種可以解釋到整體社會、文化心理的特殊症狀的現象，並逐步歸納出精神分析是要在有「症狀」的情況下方能進行精神分析的觀點，以本文為例，分析的方法不全然是仿照佛洛伊德的龐大資料，而是在敘事分析的方法架構下，也同樣尋找整體故事的結構性與分析的客觀性，透過主人翁的互動行為模式、交談試圖找到整篇故事關鍵性的轉折點，由一個點逐步根據整體故事的氣氛慢慢透過解釋分析企圖找到那特殊的文化「症狀」，進而證明其不只可以運用在傳統成熟的長篇偉人自傳上，更可以應用於台灣短篇小說人物身上，一但找到整體故事的結構之後便能隱隱約約推論出其人物的社會性「症狀」。

#### 第四節 研究限制、建議

根據 Theodore R. Sarbin 所提出敘事心理學的核心主張便是透過文本來了解人類行為，以本文而言，運用敘事分析的方法與心理學概念分析台灣文學可視為一種新的嘗試，限制在於僅以五篇作為分析的對象仍是不足的，未來更希望從整體鄭清文的文學作品歸納出不同的心理議題進而延伸解釋在鄭清文先生用他積極體驗台灣生活情況下把其保留在他著作的「本土心理學」，此五篇雖然是經過逐步篩選，但也只能看作是一種「嘗試性」的作法，經由五篇的分析短暫看出焦慮、壓抑與認同的議題。傳統上，「文本研究」大致分為作者—文本和文本—社會脈絡兩種進行方式，本文隸屬於後者，藉著小說人物角色對外在環境無論是心理或實際行為的因應，隱射、擴充解釋進而來了解、探索人的歷程，其中最具爭議性的可能牽涉到分析的結果與當初作者創作原義有極大的差距，針對如此的問題，本文就引了私立中原大學認知心理學鄭谷苑老師引用她父親鄭清文的談話來做回應：

「作品完成了，就像孩子已經生出來了，應該有獨立的生命。讀者要怎麼看作品都可以，不一定需要作者來說。」（鄭谷苑、頁 46、麥田）

冒犯鄭清文先生談話中所講的讀者，其實那一位讀者可以是研究者，本文在回顧鄭谷苑老師所著作有關她父親一生的書籍時，才赫然

發現身為一位作家，他非常願意把他自己的經歷揭露（disclose）給讀者，無論是創作歷程、目的、動機、家庭婚姻生活、出生背景等皆坦誠的透過鄭谷苑老師的手稿表達的淋漓盡致、格外精采，根據本文的推論，鄭清文畢生創作不僅為近代台灣文學奠定重要基礎，在他生命中對重要事件的表白並且願意呈現給在這塊土地的人民更是把此地生長的人民視為朋友，願意與讀者分享更是他關愛台灣的具體表現。鄭清文先生只是台灣文學的一支，還有更多本土前衛性的文學作家值得再繼續研究，本文以鄭清文先生為起點，希望未來能深入、充分利用心理學的觀點與理論探討其他台灣指標性作家，不只是鄭清文先生的寫作特色擁有「冰山」的風格，其他作家也各自擁有不同的創作風範與創作所關注的焦點，同理，不只是用佛洛伊德的觀點來探討，更可以運用其他心理學派來在其分析過程中有不一樣的看見，並逐漸形塑一條有別以往的研究路徑——以臺灣文學來詮釋屬於在地本土的文化心理學。

## 第五節 有效性（評鑑指標）

關於心理學質性研究效度的部份，本文特別引用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中一位學者 Lucy Yardley 提出的三項評鑑質性研究原則當作指標：

一、脈絡的敏感度（sensitivity to context）；二、承諾程度（commitment）、嚴謹性（rigor）、透明度（transparency）及連慣性（coherence）；三、影響力（impact）及重要性（importance）。<sup>11</sup>（Jonathan A. Smith 主編，頁 289~290。）

### 脈絡的敏感度

Lucy Yardley 特別指出可以透過對文獻的熟識度來建立其脈絡的敏感度，以本文當作案例，文獻搜尋和探討的主題重點環繞在文本與心理學相關的融合、認同議題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等，而根據文獻回顧、探討的結果，以心理學相關概念分析故事人物角色的幾乎是西洋文學，而研究鄭清文相關的學術論文或期刊也鮮少涉及到心理學相關的領域，本文站在以討論過的文獻上，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概念作為基礎，以台灣文學文本為分析題材，以現有相關研究作為出發點，彰顯應用心理學的價值與創新，至於認同議題是本文在經過文本分析過後歸納出的一項議題，這在討論的部份會做更詳細的說明與探討。

---

<sup>11</sup> Jonathan A. Smith (2003)，丁興祥、張慈宜、曾寶瑩等（譯）（2006）。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實務指南，台北，遠流出版社。

承諾程度、嚴謹性、透明性及連慣性

所謂承諾程度，Yardley 指的是「……研究者本身介入的程度來檢核。」

(Jonathan A. Smith, 頁 290)，以本文而言，面對研究對象、題材：

鄭清文龐大數量的短篇小說著作，除了筆者努力在各大書局、圖書館和大專院校蒐集短篇小說並且詳細閱讀它之外，也多次專訪去訪問鄭清文先生本人，訪問的主要內容包含創作的動機和目的、對於還找不到的短篇小說文本要如何索取或處置等(答案是有些是還未出版或絕版的文本，但鄭清文先生特別強調目前在「檯面上」所能搜尋到的文本大概是他主要的創作作品)，這當中費時將近一年的時間，執行了蒐集相關學術、期刊、雜誌等文獻，特別是仔細閱讀龐大數量的文本並且從中去歸納同質性的主題、心理現象、故事背景脈絡延續，以致到最後產生了具代表性的五篇小說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影響力及重要性

關於此點，Yardley 試圖告訴我們：「無論一個研究執行的多好，關於研究的有效性的關鍵性考驗……研究是否實質地告訴了我們任何有用的或重要的事，……」(Jonathan A. Smith 主編，頁 291)，儘管小說是一個虛擬、象徵性的社會世界，但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去解碼 (decoding) 文本小說試圖要告訴讀者什麼重要的議題，以本文為例，在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概念下，可以看出人物與外在環境所產生的衝突與防衛，基於

此點再加以擴充到與社會議題連結的解釋，根據小說裡內容的時代背景，背後它似乎在告訴讀者人類的自主性、自我認同感和追求理想世界所遇到的困境與阻礙，特別是所在的台灣，一直到現今關於此議題的重要性仍然持續著從文化層面影響著我們。

### 其他

Alan Elms 曾經提到理論與資料是一種手套與手的關係，特別是在質性研究裡，要先把資料呈現出來，再來看哪一種理論和方法適用解釋、研究於此資料一契合性，但無可避免的同樣一個文本（事件），只要故事詮釋的有道理，不同理論很容易淪為「論敘鬥爭」，所以自身對於理論的體驗與其和生活的聯結是最重要的，因為太多理論會有解釋上的困惑與迷思。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丁興祥、張慈宜、曾寶瑩（譯）（2006），Smith.J.A（2003）：質性心理學研究法的實務指南，台北：遠流出版社。

宋文里主編（2007）。《應用心理研究》，第 34 期，第 43 頁。台北：五南出版社。

李喬、葉石濤、彭瑞金（1982）。鄭清文作品討論會，文學界，二期。

汪暉（1988）。作為哲學人類學的佛洛伊德理論，台北：遠流出版社。

林瑞明主編（1993）。以生命的熱情觀察人生－鄭清文集 70 年代洪醒夫對鄭清文的訪談，第 9~14 頁。台北：前衛出版社。

康綠島（譯）（1989），Erikson E.H（1958）：青年路德，台北：遠流出版社。

張美玲（2008）。《鄭清文小說死亡書寫研究》。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鄭谷苑著（2007）。走出峽地：鄭清文的人生故事。台北：麥田、城邦文化。

鄧明宇、王勇智（譯）（2003），丁興祥（校訂）（2003），Riessman, C.K.（1993）：敘說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

### 英文部份

Lysaker Paul Henry, Lysaker John Timothy (2002). "Narrative Structure in Psychosis: Schizophrenia and Disruptions in the Dialogical Self", *Social Science Collections*. Vol. 12(2): 207~220.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2002), "Narrative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 Sage.

Roe D, Davidson L (2005). "Self and narrative in schizophrenia: time to author a new story", *Medical Humanities*, 31: 89~94.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 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1995).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ume XX ( 1925~1926 ) ,”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Published by The Hogarth Press Limited, Clarke, Irwin and Co. Ltd, Toronto.

Theodore R. Sarbin, Gergen, K.J.and Gergen, M. M. ( 1986 ) Narrative 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Sarbin, T.R. ( Ed ) ( 1986 ) Praeger Special Studies, Praeger Scientific, New York, Westport. Conneticut, London.

